

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劄子

淮西與周侍郎書

必大

某去歲之秋趨台京邑以未朝謁諸公都未克見侍郎初無一面之雅何所聞見先枉車騎臨訪逆旅強相投拭延譽於諸公間留官中都惟此之故以門庭之清峻某日被延接又愛之如手足視之若交朋洎假節之行凡所以為忠告善謀者無所不用其至啟途之後非惟室家日被存撫而蒙念慮羈孤之跡賜問朝夕相繼雖古王公待士何以加此交情之厚殆



未之覩某小醜何足當威意即自媿亡庸曾之一言  
之助慊焉內顧負負何言自齊安奉書者還伏領回  
教之後嘗三附呈拜狀皆不克關聽覽兒姪以都不  
知台旆所往盡留之於家某雖有承問之心亦不克  
之所寄也旋聞去國兒輩遂不及送聞之惘惘宜蒙  
不以怠慢責之伏承出處之道綽綽有裕其視近時  
名流尤更合節不敢有姑息之愛敢以為蒙雖然晉  
公去矣如蒼生何碌碌疎賤甚恨不得以追逐衆君  
子後塵然亦不敢輕躁動歸心即數月之後遂當求  
一外補京官俸薄非私計所便淺中狹量詎宜久在

都輦獨行踽踽復何聊賴但苦無人借助有請之為  
難耳齊安合肥賑糶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戶餘雖萬  
計皆客食主家在民猶在官也用度方窘復不欲強  
收之壽春有歸正數百家十年請佃不得不免括取  
包占未耕田畝均給取彼予此在土人能無得失之  
患而亦不可謂擾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不識台  
意以為如何某本擬中夏東歸近又得旨覈實二麥  
禾稻略無可以稽據不過取其稅籍考之文具之事  
雖有所不免然在誕謾之喙誠有不可罔者此外別  
無可着手處只得爾也諸郡文書略皆來集季夏上



澣或可東泛恐欲知此端緒故詳及之不能推廣主  
恩媿於期望多矣傳聞旌車已歸廬陵甲第故因景  
望便郵伸問啟處庶幾必達不暇郵浮湛也令弟光  
膺台節伏惟歡慶某未被所汰尚可求侍郎都輦尉懌  
之至台春上下伏惟均受繁衍

與張左司書拭

即日秋氣澄肅伏惟徜徉問閉台候神相萬福某先  
君右史先伯待制皆受知於先正忠獻致位從班辛  
巳歲某脩縣鄂陵伏遇元戎即鎮金陵得迎拜於蘆  
州江步時已昏暮伏蒙略去貴賤等威賜之坐席溫

言慰藉詳問存沒區區感戴鑒寐不忘伏自忠獻薨  
背某僻在海濱都失奔問徒切慊然比年待次毗陵  
日間左司以道學為諸儒唱告猷悟主幾振吾道非  
獨為先世私喜實為類公慶善某方辭審察之召雖  
恨不得摳衣几席而友朋陳君舉輩仰荷予進獲聞  
至正大中之倫論所幸已多且蒙不察其愚乃欲力相  
汲引某自顧觸藩之久懼涉其于恠又貪承教去夏遂  
謀入都以欲一見鄭景望吏部取道宛陵忽聞出鎮  
宜春行次茗水亟與林擇之秀才疾走吳興郡下至  
則蠲舫已西到都乃知謀過義興枉道臨訪差池至



此彌更惘然合并之難一至於此然而千里明月奚  
遠近之拘即某自去秋中脩數京輦雖與伯恭子充  
親洽然以人情益薄不敢顯白相從到官之初一謁  
當路是後勿敢復見至前忽蒙假節淮西恣恣徑行  
以臘月中旬至部江饒流移既已賑之無及而淮北  
歸正無非守將之欺小人黨與強盛不敢顧身三以  
實聞僅能寘之於理過元夕至江浦始與趙帥俊民  
收流移之未業者為官莊以處之齊安二十二區合  
肥復三十六圩之舊各不過三百四五十戶其餘土  
人招為客戶無慮數千人情不欲聞官所籍止三千

五百戶主惠至溘不能有所推廣不學無術臨事乃  
知其累所甚為朝廷歎者荒田蕪於包占經理害於  
無謀歸節之際不敢一毫隱也聖恩過厚職秩皆蒙  
超次之除還都百緒一新進退方谷偶吳興闕守驟  
蒙中旨之授用踰其分誠劇畏悚而在一身出處私  
計雖自為謀不過如此然而近圻名郡千瘡百痛甚  
非綿薄之所宜居况又縱跡見目於人危如秋葉吹  
竿鼓瑟孰非孤露未知所以善後惟在我者不敢不  
勉是外付之造物人事詎亦必即念未參識宜當道  
術相忘竊思記問不通人情有所不可輒盡底蘊庶



幾有以察之復念古今異時變態萬狀謂非在己無  
惡無必於人用能觀感化服異端會將有濟騰口無  
益於事祇招謗訾適以害道有矣要當深思密用退  
藏是乃待時之計鄙見如此不識有取於斯乎辱以  
聲氣相求無惜鞭其不逮至懇至祝某復有少稟先  
正幕府所繪被邊刑勢頗得表裏之要輒欲就乞傳  
本以廣未聞人旋得蒙垂示甚幸台眷上下均受如  
山之社<sup>社</sup>測中有可委者無巨細辱示某去就之誼未  
知當作何處且欲為卒歲計不識可乎可以警其遇  
萬乞疏示承晤邈未有日敢祝加滄進業行以大學

光明於時

與朱編修書<sup>熹</sup>

某永嘉之世先子舍人嘗從文定胡先生學某少失  
怙恃世父哀而字之未冠世父亦亡迫於婚宦家學  
淪替歸地非復遺餘竊不自量念弓冶之將墜痛策  
駕鈍料理書業雖夙夜兢兢惟憂聞斷其如天資凡  
下易為廢闕狂奴故態每每投間而作自治不給乃  
與事物應酬方寸勃蹊動輒傷事士夫喜以自聽謂  
之曰能豈不自知但無可入甘思得有道取正俚俚  
然未知所之竊聞謀道<sup>講</sup>勉<sup>勉</sup>聞作成善類鄒魯之教西



洛學之彷彿尚猶見之正始之風何意復聞於此喜  
幸喜幸所恨一官匏繫願樞衣而求教未能也飢渴  
之况未足形容願見之心久欲奉尺之書疑於無因  
而至念拙士夫之後益以聲氣相求必識面而後交  
歲月不吾與也鄉人鄭郎景望某所畏者林擇之學  
於門下嘗與之進景望辱知遇矣某過景望因復交  
於擇之弟擴之見訪吳興自言亦門下士不因其歸  
求教幾自絕爾在禮士不介不見茲某庶幾為者琢  
磨之賜繼今方有望焉某不自詭交之淺敢有謾間  
之獻伏審明揚昭代屢賜弓招引義牢辭不忍屑就

屑就此固足以庶頑敦薄誠近世所無有區區之見  
竊有所疑仲尼出處周旋某謂盡可師法他人過與  
不及以為賢則有之曰可通行非中庸之道也居身  
過厚高高斯人不一援手拔毛此避世絕俗之士意  
非執事所與今百姓病矣惟明於醫國者為能再生  
之聖人於魯定衛靈未嘗不切切於遇納約自牖要  
非一日之積必若伊尹之學恐不可以望人於秦漢  
之後也某守身不固已失足於時矣通記之初乃效  
鄙夫之見取予皆未必是尚須察而聽之必不為可  
徐去非晚伏幸念存湖學權與於胡安定本朝人物



之盛由來造端於此今也齋室如故流風泯滅某假  
守無術日夕疲於期會困於鞭督雖戴星出入曾救  
過之不暇教養之事未遑議也未知何以處此准幾  
不屑教誨或能黽勉從事尚有補耳何當覲見一洗  
我心伏祈進德惟時頤養蒙正以斯道光明於世

又與朱編修書

即日新春尚凜伏惟養蒙鄙里自天祐之台候動止  
萬福某仰德之高聞風之說於今蓋有年矣已無因  
而前無介而見有所不敢去秋林擴之見過具道其  
兄擇之不以某之庸不肖亟以姓名誤聽且蒙誘掖

之意以故忘其愚且鄙也輒冒貢以尺書仰蒙大度  
納汙不見誅絕教翰寵荅慰藉瘡卷自顧何人奚以  
取此感媿之劇未易名言誨諭諄諄仰見嚴於出處  
之際某滔滔昧進固不足以知此然而仁人蒿目其  
將如蒼生何將毋有莘之耕必待禮而應也某可無  
可無不可不猶愈於甚即想惟不技枝之潛決不以狂  
言動愚見如此其敢有隱情乎丐一思之勿以人廢  
言也下問湖學其興廢之所由來誠如高旨甚可惜  
者異時作人之地今為利害之場與刑名之習耳慶  
曆所取則今學規夫與作院制器之法故府焚於延火



正其何者

求之略無可證詢之者舊亦無存者惟聞學之齋館與伸道義勝深德誠明四齋為安定舊名餘不可見時雖分藝以教蓋初不以名齋士雖學書不廢騎射琴瑟今齋館中射堂尚存泮池之旁猶有樂齋之目門人之盛後皆饒名登科記中學中舊存當時四書與孔子伯魚畫像亡軼殆盡比方略整齊之此外無傳可為傷歎為之師匠某何者而辱望以此即然與朋友共成之不敢不勉方懼罪斥詎能如所欲哉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乎章句誦說教之近歲高明自得之學其効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真確實語也某何

足以知此蒙誨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佞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說即味者盍所思之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於古之灑埽應對進退知其說者徐仲車爾餘子類能而立於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緒餘耳成人成已眾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於一方要為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冊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待



辨而章矣民之秉夷向也明於西洛今為泯泯舍門  
下其誰取正傾圉自獻庶幾擊而發之母惜鑪錘痛  
加索齋尚祈階以有立免為小人之歸此區區所望  
於下執者萬丐哀而藥之胡先生言行錄范淳夫集  
謾備藏史輕瀆至媿程易明胡易郡有模板不敢獻所  
獻廉林擇之書以浼門吏丐求端便送之

荅尤溪石宰書熟

某僑過寫延陵獲聞武進之政與朋友交又知淵源之  
學悉臨下之有本恨承望之未階顧無因而進前不  
敢造次修記林擴之見訪遠勤先賜教畢承為謙之

過厚蒙期待之非宜退省其私洒然汗背某不肖嗣  
先人之遺業奪於急祿舊學委地雖日勉加淬厲如  
頑鈍何若新安朱文丈張南軒呂博士之賢皆無待而  
興者某且不敢望其涯涘迺以諸公望之責之共還  
漁溪西洛之風何可當也左右以聲為律擬人必於  
其倫某豈不自知猥欲真諸鑪炭之上荷眷雖厚然  
非愛人以德之意也尤溪雖遠得賢者父母之致仕  
興賢一方幸甚某將命亡狀曾無毫髮之補叨冒重  
沓遠有霄川之命力小任重未知攸處湖學  
國朝人物所起惟故館在未知教養之道殊無術以



興之有可警督其愚無惜規誨為乃荷方今善類牢落之甚如執事尚淹遠邑某不幸失足知曠敗是虞耳何當承悟寫此願懷別紙之多非我輩往來之禮不敢遵也

荅沈縣尉書煥

道周之別轉首更年緇染京塵日蔽蓊塞思挹清風一浣濯之而不可得鄉望當如何耶比者於交游間倘聞學力甚進議論日新駸駸焉純亦不已之風覺我形穢甚矣健羨健羨何當覲面以釋羣疑某自去八月在都三月不見當路始者意若相向自是浸覺

已疎至日後使淮壖至則冬杪才力短淺不能推廣主恩况已後時流亡漸定過合肥修築三十六圩之舊齊安置官莊二十二區來者哺以踳糧至者處以廬舍牛具之給種糧之賜計費緡錢不過二萬米六千斛二郡仰賑糶者通不滿七百家大姓以傭客徠招餘三千五百戶前此轉徙襄漢與復其田里者不知幾萬家也所以立祇此言之可笑主上過相期望再被超躡之寵氣不及定剖竹吳興受之不辭可無慙色茲蒙警教之辱尤益覩顏顧淮甸時有所發適者所論薦往任性心而舉惟功罪之所宜不知其與貴



貴要背馳憤排之甚歸對之際切慕詩人詢謀諏度  
之旨循行所見具以實聞縱論及於蔽欺為此大怒  
適當一番遷改之後獨行變變變變方擬求補外於二三  
月之間庶無潔去之迹——主上不察遽以輔郡處之  
得之如昇仙然其暇他顧諄諄之喻極荷愛予此事  
景孟固嘗言之妄意今日——朝家不可謂弱正患眾  
人蓄縮賢者自處之高以故狂妄之徒得為欺誕國  
勢日以微削須得天下共維持之觀於孔氏不復贖  
人之譏以為不當形迹之累是雖入於自怨猶幸君  
子識之吳興浩穰然實空匱其可不問都鄉互有綿

薄處此自知手足之露將重得罪不知何以救之某  
喜讀書深不好米鹽細故為郡則當反是不得不勉  
雖日強加鞭策如不進何湖學經始於胡翼之先生  
今惟齋館在爾——本朝人物權與之地文獻無足考  
者年來法家之學却有師傅士大夫之家知習此爾  
狂瀾既倒未知所以回之更須日月圖之不可則已  
儻未罪斥尚望為我籌之不徒惠此方所一端不細  
也

答定遠于宰書倣

某向者僑遇延陵竄迹農畝士之賢者都不克見此



來假節淮甸環走三千里經城邑以二十數雖識見  
愚暗不足以知當世士然求長人之吏有以獲于上  
下如左右者曾未知得自至封略得左右之治於民  
得左右之才於郡意謂非苟爾也方將退而察之旋  
返借途伏蒙采聽之過示以長牋發語驚人術業純  
正熟復降歎不能已已泊安承教備盡條理到合肥  
郡以語方帥幕屬同聲交譽如出一人乃知天下未  
嘗無才亦不在遠蝸宿田里失親炙於數年之前為  
可尤者然所獲亦多矣惟是學業蕪短既不足以仰  
當期望忿忿竟決奚寫我心以左右之力之賢見諸

何而能任俄頃

小試已有滔滔不窮之勢加之好學不見不耻下問  
某且將北面乃欲有資於我過矣古人之學固非俄  
而可効大抵文章之煥事業之偉無非由此出者才  
者時乎出入要非根本中來不有見焉非基德之具  
也心之精微不能宣之於口纖煤寸楮將何自而陳  
之某匪日能賢每思益友良朋誠不多遇辱許之以  
交好覬共由斯爾道請違逾半月矣嚮用何如置中  
祇被劄誨承示圖經石刻珍荷某已分遣人督促諸  
郡只待文書之集便謀歸計儻逃罪戾天申節後遂  
到濡須不過季夏東矣方賒面命修報徒有依依



答陳同父書亮

某自戊子入都得左右之文於景望四三哥之舍於  
四三哥王樞使聞賓從之學業氣志每以未及識面  
聆罄歎之音為歎及趨召道宛陵四三哥寄朋友書  
二其一左右一君舉也洎訪舊知於學則聞二陳之  
名籍甚京師旋沐從者訪臨獲親名理之益從知名  
下之無虛士諺非虛語私以得與從游為喜已辱開  
懷傾寫臨途要無可道然而別不及面寧無惘惘被  
敬敬審即日冬序正寒溫侍有相尊候萬福學官秋  
試遂遺賢者士未不能無恨得矣有命時運故應然

即鄉使舉無留才則何以為造化但在我本無患得  
之意未始低頭就之則何同父之失較之君舉之則  
亦復何愧冲天驚人之軒奮豈有遲速間哉體用之  
誨備認高旨某何足知此然不敢以不敏而罷夫道  
之不可適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款若可識  
卒之何哉者為體何者為用即以徒善徒法為體用之別體  
用固如是即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埒舍器將  
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  
內味者離器於道以為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  
不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



之知決非學異端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義威儀待  
夫人而後行耳苟不至德誰能知味日用自知之謂  
其切當矣乎曾子曰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檢  
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  
至道之不疑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  
也以同父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隱  
諸心如日未然則凡平日上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  
錯之於事者無非小知謏聞之累未可認以為寔弟  
於事物之上習於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已  
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無偏大學不能其正真萬病

之鍼石獨無意於斯乎其非曰能之冀共事斯語耳  
莫議甚趨近過伯恭不過尚須續報誌銘某豈敢何  
故舍四三哥發潛德之幽光某媿焉多矣安齊銘文  
本欲相名如周公之與君舉以為君爽王事表德朋  
友之誼也名近師道有所不可不然何惜一換試更  
思之某碌碌素餐強顏留處於朝家亡毫髮補未能  
決去為愧同父望以世道譬如覓金於窶者何不知  
我之深即輪對當在來春只等一見後求外補州縣  
差可及物尸素何為哉不足為人言之恐欲知何所  
向爾



荅石應之書 宗昭

古人以小學訓習童蒙皆大學之具也大學之道但神而明之爾小學之廢久矣為大學者失其養心之地流於異教不過空寂之歸開物成物之功宜無望於賢者但令良心不泯天理豈外於人即反而求之莫若存其大者積小以成其大是又不可忽也惟能平其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復六情之未發心不失正良知良能其何遠之有何用之讀書用之正身用之事物與人皆是物也非能洗濯心源蕩除舊習滌去小智之鑿全吾天之聰明塵垢隨生猶未艾也孝

悌忠恕無非發吾誠意之中况小者乎况廢物乎帝典以聰明文思稱堯洪範思睿作聖書不他道曰欽曰敬而已無小無大是為得之第能用志不分則精義入神矣某學雖不足以知此嘗聞諸君子矣素絲何告願無以人廢言也

與喻郎中 樗二

去歲抵城闔兩侍坐席重蒙旌車臨訪雖得承奉音教寔獲我心而恣恣拜違益深快因旋歸村落不敢以無益之記塵溷主書妄意當然非敢慢也斗山之印三秋何足多邪某有愚見敢瀆聽聞故丞相安邑



先生忠獻趙公前輩冠冕扶危定傾勲在王室不幸  
遭罹讒嫉放死海嶠私史之禁彷彿焚書告訐之風  
不幾削跡公之功業泯沒殆亡傳迺近鄉人陳傳良  
秀才識其孫於新昌訪以遺書得公自為墓誌獨書  
遷官次第問其事則不知劉東嘉夙掌著作時述名  
臣傳求公一事一無所得愜憤之極拊几而蹈為名  
流嗟惜如此及今聲迹未遠故老仍存纂而錄之尚  
可十得四五因循愈久將甚於今後人指摘先賢必  
有任其咎者伏思當時人物惟郎中文及徐侍郎胡  
侍郎汪尚書四人實為耆舊汪胡後進無易郎中文

及徐侍郎者自丞相公去國先大夫與時宰廷爭得  
疾下世士夫爭逐時好挂冠而去惟郎中文一人忠  
獻之薨無敢會其葬者郡吏承望風指至用私釀逮  
捕忠獻家人郎中奮不顧身不遠千里臨哭其墓時  
宰為問以寔告之於忠獻公可以為無愧矣竊惟伊  
尹之事非臯單莫能訓問禮周室舍伯陽父將安之  
忠獻出處之詳謨而述焉附見諸公之事繼沃丁之  
作接柱史之告其惟郎中文洎徐侍郎乎有如尊年  
倦於簡削汪尚書老於文學其贊也又嘗為忠獻公所  
知足可與共成之唐韓退之柳子厚與雅睢陽段太



尉初無雅故尚為傳益其傳上逸事于史官古人之  
於前賢懼其理沒乃爾忠獻於郎中文知己其何辭  
乎某方貽秀州鄭伯英判官書屬以此告徐侍郎尚  
幾一二老成存神故寔慨然直筆俾後生有述焉其  
為訓益來世大矣不識台意以為如何云

鄭郭景元

書屬以語徐侍郎者略同

但字君舉  
賓之爾

必有

任其咎者之下云伏思當時人物惟侍郎丈及喻  
郎中汪尚書胡侍郎四人尚無恙郎中疏矣汪胡  
在一時為後進公所尊重無易侍郎丈者昔先大  
夫與侍郎丈俱為忠獻公所知遇忠獻鎮東浙侍

郎不旋踵又去先大夫為忠獻稟目字侍郎曰稚  
山去矣某其可留因與時宰廷爭得疾還舍遂弃  
諸孤思之痛心不忍復道竊惟伊尹云倦於簡削  
知府固大手筆足可口授書之云某於侍郎為通  
家子外舅孫帥亦與侍郎父子厚善某嘗曾參拜  
然不敢率然冒貢函書懼無因而至前重得罪於  
門下因見為以愚意白之所望老成云

人還祇領報章辭情諄復忠厚之意形於外言感服  
歎歎書不得宣某晚生不及多識前輩典刑之訓於  
老成人見之矣甚甚幸幸稟目見賜非所以蒙簡牘



章程抑損皆過將田由事父之執未至謙尊所以督教之也反復榮翰愧汗亡極即日首夏云某昨者不自揣度竊不自知其後進大具忠獻公風節蟠準天地隱而未見後生何述伏見郎中文人與先大夫一時諸公俱為忠獻知重知公之事為悉自先子歿忠獻諸公相次淪謝郎中獨享高壽意天之未喪斯道欲以載述之事託付於郎中予以故竊敢薦言所願及時有所記錄伏蒙賜報忠獻家禍皆得之而未詳者茲乃備見首末讀之涕下天不相通道一何至於此極邪條例盡能如此之詳忠獻諸公為不泯矣意者郎

中有所誤述未欲顯行於時某竊謂不然書之流傳嘗苦不廣孔氏兼藏屋壁孫盛播之海外然今六經晉史尚多亡佚况密而不出邪要在傳信闕疑使聞見之所及者有所攷問以信君子之道但不至如崔氏國紀之過則僕子何郵哉萬幾以身任之母復多讓勿輕付人之戒蓋謹之也雖台意為甚趨某小子何足為輕重乎每思舊事散落天下非得當時故老各記所聞諸公施為必多遺闕矧惟事有本末難可厚誣司馬謗書何損孝武李衛公操縱中人之術寔自牛李之黨書之某以謂雖非其人未足為害名志



世不多信若晉文靖謝公有碑無文益足以見其賢  
前事之非何足靳也小人之見不識台意以為如何  
何當樞衣几格之前細論此事居貧難動徒罔罔爾  
友朋見過乃吾人之常傳言過當至於上達聽聞吁  
可怪也某茲冒恩寵游蒙命召寔資誨飭揄揚之素  
知愧知感顧惟學術淺陋前既亡補受爵不讓迄今  
慊焉人不加賢頭臙額可見而復貪榮舍義所不敢也  
已告廟告堂辭之期於得請乃已未繇云

與喻郎中

間者遣力人都附拜函牘其歸值都騎方出不復留

俟寂不聞問又兩月矣念欲扁舟圖侍函几庶款名  
詎求厭飲所未聞屬以卧病彌月方且力辭旌命而  
仙邑當道又里之重臣方承顧遇嫌涉瓜李未果如  
願悵快殊劇沈上舍便伏辱台翰存撫慰懌交至忠  
獻遺事乃蒙惻然軫念斯文文之不喪緊文人是賴生  
能一其朋類歿乃紀其德業雖忠獻去國不能盡公  
之用端不負知人之鑒矣承許博謀詢訪廣記備言  
口記之法必使一時遺落乃為盡善金陵猜間似  
非人力所及其初忠獻不能不疑此老而門下士多  
不謂然雖忠獻持之甚堅然不能遂平江過關之際



世不多信若晉文靖謝公有碑無文益足以見其賢  
前事之非何足靳也小人之見不識台意以為如何  
何當摳衣几格之前細論此事居貧難動徒罔罔爾  
友朋見過乃吾人之常傳言過當至於上達聽聞吁  
可怪也某茲冒恩寵游蒙命召寔資誨飭揄揚之素  
知愧知感顧惟學術淺陋前既亡補受爵不讓迄今  
慊焉人不加賢頭臙頭可見而復貪榮舍義所不敢也  
已告廟告堂辭之期於得請乃己未繇云

與喻郎中

間者遣力人都附拜函牘其歸值都騎方出不復留

俟寂不聞問又兩月矣念欲扁舟圖侍函几庶款名  
詎求厭飲所未聞屬以卧病彌月方且力辭旌命而  
仙邑當道又里之重臣方承顧過嫌涉瓜李未果如  
願悵快殊劇沈上舍便伏辱台翰存撫慰懌交至忠  
獻遺事乃蒙惻然軫念斯文文不喪繫文人是賴生  
能一其朋類歿乃紀其德業雖忠獻去國不能盡公  
之用端不負知人之鑒矣承許博謀詢訪廣記備言  
真古記之法必使一時遺落乃為盡善金陵猜間似  
非人力所及其初忠獻不能不疑此老而門下士多  
不謂然雖忠獻持之甚堅然不能遂平江過闕之際



先大夫知其必隙嘗諷忠獻不果從也又正人不能得之秦氏豈非天邪某曩在閩嶠聞忠獻之南以嫌雖不入城當時黨禁未嚴泉又福之支郡二公交情於此加厚乃今知丈人之力不勝欽歎嚴州頗聞留意學問未之識也汪尚書補外吾道為有光矣然善人繼去將如蒼生何某本以興化薦召如聞相期太過有非力所能任者故辭之似今不當復行幾得情乃已爾竢聞報罷當謀趨侍矣即日云

沈應先有開書

君舉相見所談謂何得無多過其實大抵愛之不知

其惡何容盡信諄諄之諭何敢當也某所行天下閱士多矣好善篤信道深求如何悟應先者曾未之見然而以此見望近乎不知而作夫人未能為已安能為人某之自為若何其何以承盛意然聞責善朋友之道於此不當有隱又不知野芹遠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乎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入虛無下者凝滯於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生大經遂皆指為無用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枝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為一途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說誠服得之觀感而



化乃可謂耳此事甚大既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於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於人之道致曲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於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之子其過與怒寧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貳過一節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於貳本者空無之家不可謂無所見迄無所用不知所謂不貳者爾未明道揆通於法守之務要終不為無用洒掃進退雖為威儀之一

古人以謂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聞聞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冊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亦何用有如未辦深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未易以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小大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稱於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燦然矣可不矣人廢言也事非筆舌可道而言之不無羅縷遐不謂矣政須體悉不足為它人道也喻文書承寄示甚感遂能不廢翦莛之論尤見前輩忠厚之風前事賴



以有傳非小補也鄉間彼知舊簡有方與寄望為經  
營一借如不可則已之君舉見告藏室中有越絕書  
未之見曩得其一二事未始始末輒欲求假一尋繹  
之師友之曰鄉來朋友間嘗有見被者其知非是則  
亦已矣相知不在相奉真人於鑪炭上非所以愛之  
也毋以驚世駭俗嗣音尚爾敬當回納勿訝某比以  
莆陽薦召雖辭不得命令不可復去矣尚遲報罷專  
圖一見既所欲言

與趙漕書

某間一言之道不以人之無言而廢其所當言亦不

以身納於言而默其所難言在人為言無所苟而  
已矧茲民之休戚利病結于下而弗達于上有真儒  
當道宣王化以風風俗言之者無罪而又能救其災  
若居令之職以身納于言而默其所難言廢其所當  
言而從人之無言使民之疾苦不得一聞於上而求  
息肩於下是亦何假於令為之令者不亦名教之罪  
人乎斯某所以不切自量而敢言於執事者湖右瘡  
痍甚矣武昌又其甚者遺民千戶非流移轉徙則兵  
荒盜賊之餘偷生一時鮮知本業田萊不闢何財之  
聚早乾水溢之患仍歲有之令失職而行者踵相接



於途知安集勞來以稱明天子之德意者茲邑所罕  
見比年戍兵屢勤蹂躪踐弗堪重以大台戰船作屯營  
於二千里之外耕男遠役紅女下機二稔于茲不少  
休息而又鼠偷侵寇生發不時居草芥間無聊生者  
民羸若此為邑奈何禮法政刑所不暇及某嵬瑣之  
質於民事本非所長方此效官敢不自盡而當凋弊  
窘急之次束於簡書撫字之心廢為殘暴禮德之道  
遷為苛虐民失依賴失依告哉茲幸自天恭惟某官  
執事以憂民之心副裕民之寄私不忍人之政克傳  
愛之仁弭節之初究求民瘼歸仁美德諒人皆有之

告病以民恐未有陳於執事之前者雖執事之賢下  
車伊始民之困弊何自得焉可以言而不言某懼不  
自逃於咎不敢自默廢所當言惟執事推愛物之心  
為民生慮藥其彫瘵使之休息固執事愛人之實非  
有待於猥吏之言至於自快其私取容於上攘人之  
大利以給公家之小利存人臣之小節而忘其大節  
是近時淺大夫之所為事在某非敢為亦不敢煩執  
事者之慮瞽言冒進惟執事幸察其心

與王彥恭經略趨

某頃者試令武昌伏承持節湖右名位遼絕執相萬



也初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間半面之雅庭參一見即蒙禮異教詔警策凡可以安全之者無所不至趨事之日雖淺一邑之庇居多既而台施行部荆南遂遷淮甸道出境上某適微恙弗克情違乃屏台翰撫存告以方藥未幾浙西旋旆獲於東坡江步瞻一

台表恣恣訣去采用耿耿繼於鄂陵知後吏處領所賜教墨道左罕便既不時報謝于今凡五閱歲而起居之問不一通于記史顏之厚矣負負何言自惟賦性迂疎拙於援上詒怒當路有矣能見亮者天豈無之其間亦有同舟遇風權相成濟利涉之後執合相夫間某非強交之人台座又非有資於某者睠顧如此未之前聞上論於古之人或可以一二教矣愚陋何以得此言之增愧然聞媚賢醜正寔繁有徒自分無以逾人虛名遠足為參兼恐上負知人之鑒不可不察知我足矣何足為人道哉既沐愛憐敢布以請昨承開府番禺倚眷方渥旋抗章高舉竟獲成命請祠之奏遂能自出機杼無所踴躍其言直而不肆婉而成章當有識者知之衆人固不識也東坡侍見嘗



間君子餘論以為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君子羸為君子小人謬為小人仰知將以教督其愚然亦有以卜知我公自處之地獨善可矣如天下何世衰道微士風飄散藩垣使節其能不為生計稱股肱耳目之寄如台座者不知其誰適用之才濟時之具况不祇此此何時也而猶侍祠于外得非明鏡寃於醜婦抑厲揭淺深之計固當然邪岳下雅多英雋之遊今無改舊俗否衡鏡平皎所得當日富也某里居待次經涉四年雖家徒四壁日憂糊口之不繼而單貧侍事得以料理書學無當官筭楚患亦足以為樂然性質凡

下既無簡書之畏而狂躁之態投閑復作尤一身之累也金華闕期在明夏決曹雖自省於縣而人命所繫懼非智慮所及矧時有難易制不在也每一念此如負芒刺益知湛州縣今亦良難台座改為吏師雅辱憐眷有可見教願與聞之某雖下材不敢不勉自同衆人敬以幅書通記伏幸台察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三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四

書

與鄭景望一

自聞拜佐著作之命嘗一領教畢并蒙遞示劉復之書似非仲舉家奴台翰恐未之得便還又拜手札尉感良盛啟沃微意略蒙見教多感思之誠切時病十寒一傳何以哉願勿以未聽而情吾告遵之心成所謂遠者大者必不可信乃謀鴻鵠舉耳復之睠睠吾屬此意良厚某何物濫吹竽於其間似未之思近於目聽而耳眎也夢叟方在艱棘不可得而進退忠父



已決不為赴調之計然其才力可惜弃之無用有可  
致力為求試縣亦可若使其人少得自見雖未可以  
語通方中道以臨民事當有實益刺治繁劇寧能碌  
碌如我輩即祠祿彼固不屑取之猶可與計資考別  
難插手則乞自為圖之巖老既然其人能為之前却  
否某告毋復寘之牙頰必恐上累之人之明中心豈  
不自知何當註誤師友胡氏表姪一蒙與進不能嗣  
造几格此其好善未篤甚幸乃父所望後復相見丐  
以此意語之彼家甚貧頗勞應接如有可就賓館得  
為宛轉經營為幸陳頤剛比相會云曾屢拜書都不

揮荅何故便間望報以一二字戒以事勿輕舉凡百  
寬裕沈審必令內外無間為貴君舉已罷茶院之會  
見與其徒一二十輩聚課仙巖壑嘗與之言似乎成  
己工夫全未着力勉之甚相領掠此亦樂事但未知  
去如何爾下問淮壩設險之說某知之未詳地網所  
未之間張師言瓦梁堰記間而未見然聞孫氏割据  
作涂中東興塘以淹北道南朝瓦梁城塞後湖為淵  
障蔽長江號稱北海大抵淮東之地沮澤多而丘陵  
少淮西山澤相半無水隔者獨邾城白沙戍入武昌  
及六安舒城走南碇二路耳古人多於川澤之地立



立塘陂以過水既田在孫氏時盡罷縣邑治以屯田  
都尉魏自劉榘鄧艾之後大田淮南迨南北朝增飭  
彌廣今舒州有吳陂堰屯也波堰皖水所爭皖廬江有七  
門堰劉榘斷龍巢縣有東興塘過巢湖水滁和州六  
合間有涂塘源令梁縣界至滁萬斷滁作塘於其上  
南塘於滁水瓦梁堰有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而治  
上立清流關瓦梁堰六合周顛德三年南塘何延錫  
寔括天經絕地緯功未就而罷景德元年毀之天長  
有石梁堰源出滁州入高郵為高郵有白馬塘塘阻  
溪謝玄破都顏俱難揚州有召伯埭謝安堰艾陵湖  
李孝逸破李敬業處立楚州有石鼈塘鄧艾作苜  
裘塘屯年過艾陵湖立

陂漢舊洪澤屯唐大曆二年與射陽湖並淮陰有白  
水屯盱眙有破釜塘八水門大業末破釜塘壞水入

淮白水安豐有芍陂即孫叔敖所作期思陂漢王景  
亦涸受淝水西道六安北界驕虞石東固始有芍陂

劉馥是皆古人屯田過水之迹其餘不可誌記大要  
六安以東有芍陂之險鍾離以東無非湖濁之地西

自皖東至揚則多斷流為阻故自前世征役舟師皆  
出東道如吳邦溝魏廣陵周鶴河等率資臨水之利

南北所通行也惟廬壽一路陸有東關濡須硤石之  
阮重以陂水之限東關特東興塘濡須特濡須水硤

石蔽皖淮南有兩硤石此桐城南



硤也壽春硤最為險要然間芍陂可以灌壽肥水可  
石在淮水上以灌廬南塘何故洙嘗復諸塘不克而罷其間必有  
利害尚當詳攷前聞面對及此心知其是竊思如此  
力量能辦如許事邪如合復之所上民兵之策專以  
刺舉兵權還付方鎮使之治自財用多置水砦以屯  
田民兵守之有警得以發兵助獲獲如唐故事民兵蠲  
復制度略依陝西弓箭手法秋田既獲因就糴以實  
邊始雖暫失所少賦入數稔之後利當百倍於今責  
任不專則無可成之理方今經制西屬屬以奪帥權為  
是此等議論定空言耳因問之及謾詳及之創水虎

翼軍國然似非國力所辦淮南民屯若就又於松江  
肄習水手為之重險雖無水軍亦得事不難集在手  
斷不斷耳論經總制錢減額竟是如何舅氏方在版  
曹可致力否立後事久不報眾甚苦之近樂清縣括  
水死家田不以葬送立後皆欲官收一歲州郡倣之  
而行前日所陳能為營使之必下否官政略皆如此  
無廉耻者爭以數敍相尚思昨所以語劉正夫者言  
今驗矣無端好與人事亦吾人一病也

### 與鄭景望二

自令季去由奉附一紙記後無復便聲問殆絕然而



依仰音教未嘗不在几席之下也茲承寵膺綸命綱紀王府佐宋太伯蓋極一時之選可為儒者之榮敢以為賀然聞以國遜易處間靜難非漸漬以仁義之指歸俾知所自以樂優於天下之樂無以見輔導之德以丈老於聖人之學茲蒙聖天子託子之記廟堂遶於宮僚之擇誠可謂當人之舉某所見如此不得不告遼豕入冀當不免大方之笑也某亡似之迹窮處異縣遂不得親賢師友之教誨檢束之道不敢不勉小人之質終難淬礪狂奴故態徃徃廁間勃籛加以負病交攻婦兒婢僕之間數歲殆無寧日所養不

厚又殊無以敵之誠負君子之門媿心極矣命台審察四辭遂不復來今逼瓜期乃妨交政近有丐祠之舉未知廟堂可否如何蒙此詩兄教以不當突然有請于朝願聞之事矣意者已久不報終任之請只得以此祠祿扣之終任之求亦不敢絕瓜戍既逼未為無為窮之為雖下有釣之嫌有不暇卹矣又復困窮之極為之奈何萬一丐祠得之固不辨挈家計且謀單騎歸省坵墓亦一幸耳春夏之交景物清暢板輿迎奉在棠棣間有無涯之樂但切歎羨陳君中補之後牢辭學職不爽山陰書社之約處之極是劉復之大



可悲念天不相善如此極耶念欲一書慰問其兄竟不得寄每作交遊之問未嘗不于嗟悲吃痛悼於斯人也文在閩中門庭之廣得人有幾疏以見教何如

與鄭景望三

伊洛遺訓其舊苦其蕪雜嘗願博求會粹脩一家言顧非其人所得未廣用是不克茲蒙鏡本印賜知有先着鞭者且喜且媿書雖未暇紬繹如明道語世不多有至於長編累軸足知所得之富鞭後之意不敢不勉頑頓不敏何以副期過之虛即謀無似之亦憚於復進去歲辭審察之召匪以為異卷卷之意特欲

少闕閭闔之內退可遂吾所欲進或儻有所濟諸公不之察也而督促踵至淺中隄隘頗覺厭苦拒之既峻久之復不報矣比以南沙逼戍不克為之官之請懲創前事并以祠祿干之報章之來不過復仰前命自惟愚鄙無以取必當塗之聽閉官秦甚且駭道之傳因謀強顏一行兼以世母仲姊之喪告矣趨朝當在夏秋之際其在我者敢有不誠庶幾改之夫誰不願以術業義之淺陋冀障河之必東杯水與薪知其必無事也但苦家貧久客未免祿仕反復忠父行藏之誨媿報極矣踵門求教深所願欲兼單淺所未到



亦欲有函間之請與其進也台意誠厚得蒙於六月  
半前假以後兵數輩當卜假途干道遂此願懷而後  
取道德清以至都輦有如行人歸告之晚不及此期  
某業以成行不容遲遲之甚茲恐不得留竢即乞已  
之京尹之拜振古所無令弟新除不相妨否有不克  
見必須辭落錢水與以為慰

答景元書

下問辭命所以非有深意直緣前對亡狀再進豈能  
有補信如昨者傳聞之過不過以人言知我用繇力  
當重任芻牧之求不至辭之近於辭難黽勉居之空

死何益生命之衆亦云大矣是雖不當先事而避然  
亦不可不豫計於未進之前芻氏之出未行右揆蓋  
嘗諉以專人見三命不來之意仍許不循前計令人  
滋益難處遂堅辭之三旬促召不來定當如所請矣  
量力度得天下事要非吾人所辦虬蟬撼樹真不自  
量某今者之辭猶欲一感聞聽諸公若不特上將如  
命何自繼之說敬當佩觿夫學固欲行之能繫而不  
食苟免既非君子之節不能不止亦非絀信之誣未  
免祿仕當擇任輕者處南沙非遠祿秩可差解倒垂  
忍而待之又為此困遲之不報良以為撓無資之說



此特顧家之計乃可為知友道安敢告朝右邪今歲  
延陵水荒加以蝨賊之患薄田赤地什八餘去歛獲  
尚賒瓜戍又復年餘僑居未知糊口之計一動不易  
三已况難必哉不免又圖去就則求我枯魚之肆矣  
反復計念未知攸處講學不詳之過凡必聞而怜之  
承詢鄙意之詳故盡底蘊有可鞭督其後願與聞之

荅君舉書一

通鑑禮圖皆二冊納上史書制度自當詳考不宜造  
次讀過中庸大學繫傳論語却須反覆成誦勿以心  
湊泊烏久之或當有見自覺諸書之意不貳於已而

非平生窺測所到有字威如非持敬之謂者是為得  
之理義昭然要非學空無者所能彷彿以此應物則  
所謂文武之政具在方策威儀三千禮儀三百者待  
其人然後行耳是非小小知見所及惟體物者自不  
可遺文中子歎無圓機通方之士與之共叙九疇論  
九流知非其人願兄勉之而已夫損德之修也凡吾  
胷中都存之積惟加損之為貴日新之道所謂洗心  
者不過如斯焉爾古人不可跂及要之記問之學蓋  
不足道立已與物則失之遠矣故君子敬其獨也雖  
無文王猶與非君子誰可與言者至祝至望師長何謂



非所敢當謹用回納一笑

荅君舉書二

頃者遠勤訪喜有漸磨之益事平人欲輒復睽違臥病分攜寧無怏怏自被無錫由奉教札之後杳不知車旆何之非徒懷無從脩記之恨翹跂可知想也茲承就試行都猥蒙遣信恍若天降慰憐如何即日秋暑鄉微伏惟客舍春容尊候動止萬福某自作別之後疾病相仍幼累復然而賤婦所苦特異就盥後役死生尚未可知延陵歲又水荒重之螟特馬蹟薄田既無遺種縣官科率草料倍常賦而加多憔悴煎熬

分為溝中之斷書策相忘固已久矣區區之迹前此所以不欲進者君舉既知之矣正名之說吾敢乎哉當路前極相知自莆田之行嘗一得書三被催割而某所求以達聞聽者却不將上舅氏去國之未行也又嘗諉以專人見問所以不來之意喻以別議所以處我其意誠厚吾人去就當何如也惜也君舉已行辭命頗傷深切前已失之於左今復不能得之於右亦運而已矣之任請祠足得熟議諄諄之喻中心不忘張呂之賢皆願見而未能者言稱先師要為有法理敬之說進學之指南也可與立者權多不足九流



之合須得通方之士議之康節固謂之學未至武侯  
武侯未可輕議考叔太真而謂之詭正道于何而行  
乎立論常苦執中有不可不察者氣稟言性自是南  
方之學近於功利其又何言鄉論賢人之聚猶或可  
憂真見事之談也文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前人此  
最吾人大病語人要識深淺亦欲自今勉之四三哥  
書荷封示閩事既難逾度不當相訝鄉來去就嘗面  
論之已詳五三哥之云云將有為為之爾劉復之真  
顯道相繼云亡真大苦事天不相道為善者何勸邪  
居厚罹憂可與傷愴其當大事宜必有以處之洪道

人學本異端不足深論但未知其死何自尚當察之  
旁譜春秋地名固宜恨未知見書訓得刊其誤尤所  
望者國風十二變皆有叙小國不詳其世則附見之  
邶衛之先衛唐二邦之所兼者二南豳國為之先後  
旨哉反古說曩間已有傳本後竄改亦不多藁紙不  
精脫爛不可將出春秋敬納得與書訓俱付象先語  
以看畢蚤尋端便見還毋令污敗為祝頌用禮樂相  
勉可不朝夕於斯已而思之及觀張子文詔洒掃應  
對進退之解異乎所謂法而不說曲禮鄉黨却不如  
此儀禮之記殊略先王自有深意雖復將亡可畏先



儒之記要近於鑿此非筆舌可道幸詳復之可矣經  
考漫呈一看八州圖地別後都不暇料理陣圖方居  
外恣擾不能便為寫去下問車徒之陣一車介士三  
甲一為前拒左右挾較矩以車徒亦步方陣勢瞭然  
矣新出之圖必有新意後生可畏未可全非而是古  
也時事日益紛擾某尚未知存身之地千里相望豈  
不動心所謂不敢因循冀吾共事斯於日用小學  
純全大體具焉持頭覓頭佛氏能笑人也但能去智  
去故乃可默而識之無知不多非欺我也窮迫少佳  
意緒而蒙每事索報匄勉承命可無涯略所欲言者

尚不能宣之於口千里書札焉能寫方寸哉

荅君舉書三

林伯順過東關屬已還鵲林恨不得見書辭宜荅而  
未有端便可寄旋間上庠中補喜之不寐此於君舉  
蓋不足道然而順流揚帆千里起於足下有可為英  
材樂者仲可還里開方襍幅具書忽石應之見訪出  
前後兩示緘墨慰拊何已審知諸公固相縻以學職  
誠典學者善意不知我者有且積薪之誚受之無益  
間牢辭之正合鄙意諸公相知當不强也示喻語小  
萬法悉備語大一毫不立兢業之心平蕩之道蓋非



一非二知言知德誠有不可載且破者要須默而成之始得大小一二涉乎計校之語孔門汾上言不如是如何一言而盡古人言之久矣王文中論司馬談善論九流知其背原道德之意而各有所蔽自非明了之見殆未易易王魏一代人傑尚有媿於禮樂之事周官見疑後世何足訝邪復讎法雖不具然今律文猶有輕重相明之法用論討賊當於左宮之事事切救焚奚暇士師之告書於士者謂應復讎之法耳先王作法凡絕無而僅有者一皆大為之防士師得人安可預必用刑又須閱實審非推忍之道而後釋

之逸賊一端未之盡也學者要在優柔使之自得博約之至欲罷自不能矣此事固有立談而辨者曾非一朝之積言於未及宜不受命切况自今謹之崇釋次儒自是井中之見其所從遊常訝某於此罕道然却不敢橫議是非從彼間來此攻之且不入異時當付此老使自鍼之全真嘗所與遊門墻峻甚每以白眼視天下士聞於全真特厚或可介而見之如聞意鄉我輩未暇從之宗老志名以全真欲見故錄與之豈無滲漏然所期於若士者本不及此當以度外容之勇氏幸同舍真淳固盡其人成就乃所賴於



朋友滕推官頗聞其名似已之所任俟到城郭圖一見之張侍講舊為九重知過加問學日富自宜有所悟合從此虛納天下大幸然而事久多變又未知鄉去何如某前此辭命蓋妄意當然懼人不謂深婉知復何恨諸公之意甚厚非所望也前既無効今而輕舉可乎四三哥已因景元寓書五三哥亦已通問但未聞其母赴方因仲可弔之應之趣向矣若老成真大可畏能琢磨之甚善兒子固願受教然其母有女子之愛病未全已姑留後圖下喻諄諄知感知媿軍志名已前見收之所引不類武侯之言然八陣圖從

此推演有如見於武侯之集前輩何以不能識之自李衛公引志說圖方知八陣所出反復其語與孫武子所稱軍政殆背本司馬法歟陣法舊來口授只以軍志握竒經馬隨李靖裴緒之說參伍以變忽卒未易圖之姑自詳復為佳不然請竅它日州圖納去荊州南交二紙抄畢蚤希寄示揚冀草去未補梁州和夷未曾釋地幽雍都未下手幽經却備幸而不為事奪一兩月間莫可成矣詩說所以不欲出者乃可為知者道四三哥尚不謂是故不欲復示人苦欲得之不敢隱也已自略去訓故之說須於言外逆之參之楚



辭以見其訓伍之樂府以盡其情訂之左氏以致其  
思正之禮記以通其說又斷之以孔氏之學孝經論  
語之所引證乃知非妄作耳紙札非佳毋令損敗為  
祝得姪子象先問未欲經說之廣切在加意伯順莫  
已還里曩蒙諉以其父名志黽勉承命不可用則收  
之

荅君舉書四

春間婦弟東泛錢水漫具赤紙記以為不在庠序達  
石廣文必無浮湛之理得報已之會計甚適所懷但  
未領報章馳望之切沈應先之僕以所示書至慰悻

多矣聞得友如德脩王文可謂德不孤也其人雖未  
克見君舉寧苟合者麗澤之說當所得日富如某茅  
塞之甚有不能奮飛者某以丐祠之舉請益於左右  
欲處當其宜耳既之久不聞聞南沙代者諉僚案來  
約以如期而代思欲白縣言上似太絕物不免作參  
宰稟目并以丐祠公狀抵之仍不絕之任之請既行  
之後得子詩外兄書教以不當突然自言于朝願聞  
之晚矣然念闕期既逼不為之前日交代通書亦嘗  
授以公狀仍更屬以申催報命此外自當委之運命  
如何刺眼之思非為我忠謀渠能及此某亦嫌於下



釣之說然而進退有義非我輩所得專處有如本懷  
某適過涉何害不隱我脚窮觀動目何有哉所求尚  
一得之固我所欲不然堂下有千里之隔雖其敦促  
百至豈真知我者邪遵養之說樞石之拜元是一意  
前以鄉去如何奉告盖千慮之一得此旨雖近於薄  
亦是理勢當然信之固宜亦近疎矣無律之瓦不計  
之戰郢人之懼不為過也尚幸低棊著數相似信如  
所聞不謬乃若溫浩兒嬉竊用德力之盖亦未易剖  
決此亦一幸第恐擘而不解或生意表之慮耳妄意  
如此不足以語人蒙教早諭之難未達高意得無有

過與不及之慮謂非所以輔  
德人材祗爾極選  
端不過是然四三哥却有典午之命似舍驥弗乘矣  
佐佑藩邸亦何容易某近通四三哥問告以綱紀王  
府云君舉以為如何旌別之疑有自来否近姪子洪  
罷昭武主簿遠來相省頗能道閩中事按逐一二輩  
皆合公議所恨稍作風采若故步許褒守令多不踐  
踐言物論似不謂然與彼所聞大異然前得書有姑  
惟教之之意或幾乎兒輩所云昨某亦警以鷹鷂不  
如鳳凰之非不知還有益否適者數語非面不易箴  
之書未易言亦非俄不可盡恐欲聞之曩蒙賜示一



毫萬法之語不解藏人之善喜躍之至以先象先姪  
子答書歎異以為頓異往時之見然非揣摩卜度得  
之乃善其類大小之分若微有病萬法俱備安可謂  
小一毫不立大何足言意則甚然至於攻擊小大之  
語亦未為至更切思之前索陳圖必欲見之行事區  
區之見本不欲以書告然念合并難得請舉一端試  
以范蠡之言握竒八陳之法以考高歡韓陵之提妙  
處略可見也芻秣之語甚非言孫之謂欽領訓誨敢  
不佩服中庸大學本示五三哥者走筆寫意夫何足  
觀反復求之可見好學所以見語真得琢磨之義甚

愜所望然相期亦太過矣疏示之語敬釋于下當仁  
不孫又培擊之幸也書此無本性不强記又不知能  
與前注無相戾否追思前此之作一語不敢妄下所  
以開喻大善但其問不無森嚴氣象似非前輩所許  
大抵立言之體要當明白簡易聖人大未易到隨之  
中說洛之經世有可法者諸公或入於俚或入於深  
雖皆未害於道非行遠之法也語立言於君舉可謂  
小巫大巫之見想得此疏當捧腹一笑也五三哥曩  
通書皆不報渠執禮者固當然邪象先未索書解甚  
切端便幸即寄之



與劉復之一

自王習之送吏還祇領荅教於今行復更歲嬾於問  
便嗣音闕然契慕德容如飢如渴茲閱報狀伏審歸  
對合旨榮增京秩竊為善類私喜旋聞方館銅墨置  
杜南邦如公器業文章無媿前哲自宜侍中獻納盡  
忠補過牧民於外甚非師望所及將無庸眷優渥重  
於歷試抑由犯顏逆耳不過故去邪永昌之民于何  
其幸時方急治寧緩急後先之序哉於公因可少見  
所學賢於涵泥揚波遠矣交舊之情亦足為左右賀  
即日伏惟鄉鄙優游自天之佑台候動止萬福傳聞

貴治縣尹正闕洗利當在朝暮講學有素迎刃定無  
槃錯然而前弊山積財力方匱發令先後計執事已  
有定處某託遊從之末願以管窺為獻為政之急要  
在戢吏仁民即吾察案情通吏人隱欺自少士矣日  
接利病可以畢聞但當務省文書張設綱紀臨之以  
無我斷之以嚴明處人鄉巷骨肉之間察之教化所  
在率斯道也於從政何有哉嘗聞撫字催科本無異  
道近時文俗之吏不知政有本末動以裒歛為急及  
民事則緩之不知威信服人賦可不勞而集則計隘  
失不在民而在吏出納之謹動有防制縱工於竊必



不能侵吾歲計矣民事莫難差役於今多致紛紜第  
令鄉案以身任之稽其程式欺罔必罰將不敢欺其  
次婚田一當堅守成法它訟剖決惟須勤以蒞之寧  
失不平勿成吏守上官曲直無足多校知所輕重則  
事濟矣縣固繁劇能出此數事邪日鄉人宋質夫御  
史教朴建縣令旌別之法謂治狀見於實迹者不出  
數端聽訟詳審則妄訴自息斷獄平允則冤濫自明  
催科必信可草追呼之擾給納必以時可除邀阻之  
弊此格言也可為縣宰韋弦以執事聲望居之為力  
已省所望究見所蘊為世楷模大學論正己齊家推

之可及天下常怪漢世循吏其為相則聲減治郡時  
惟以煩碎苛察失之夫何有於遠者大者近世賢者  
之失多或過於中庸書稱干譽從欲同辭曾何遠於  
不肖此在左右度內某復敢言之教玉人彫代大匠  
斷不自知其不足可笑其不自量誠思何以告之或  
可以無愧矣不識采聽遐遠能無弃此一得之慮乎  
瞽瞍而言不寒而抃其待金華獄掾闕尚年餘去歲  
風濤之嗇雖幸以天而免孤單之族絕者五房親戚  
故人半入鬼錄而又家之粒食漂泛無復遺餘妻啼  
兒號日日相似雖無家况然視死者將十萬輩其亦



厚矣鄉令瀨瀨之會執事尚未美解則其死者有葬  
生者有養必無僂屍無告之事此在諸人賦分有教  
鄉邦所深恨者中腸鬱鬱言之心動想關聞聽亦須  
為惻然也永嘉半夏不雷積雨寒甚六月尚頗挾續  
氣候殊惡不知卒歲可以無它變否公之舊部故爾  
及之

與劉復之二

昨葉丞飛卿行拜狀必嘗闕徹聽覽比景望遞承武  
林所賜教畢媿感良至見誚以無一言相慶灑落相  
視知所以自解矣謂我無求一世似非知我之語人

情不大相遠為不可求又無以求之耳讀書無求於  
世任大非吾事也道大不容而不以為病願以銀章  
萬綬噓呼大縣誇眩朋友不求一切人者豈謂是哉  
景望報兄之來四三鄉人之賢遂不可捨不圖今日  
而聞正始之音在乎其人可謂好賢之實矣然而上  
求武士而支離疏者得於其間攘臂寧不謂責名實  
者使之一一吹竽邪人情苦不自知愛而欺之又過  
井口之戲直推墮坑阱中乃已耳雖知相子之厚殊  
非愛我者也無望之世庶幾戒之忠甫勸兄辭縣不  
知盛意如何論苦太高入於輕重亡准彼奉祠而不



受祠祿勸陳君舉以不取束修過於中庸則賢亦各自一見也永昌待次不知尚復年餘諸公相知之深而今弃之於外且使安處鄉閭真所謂舉而不能先者之命歟封圻密邇壺山想當熟彼氣修道之教將俟於入境布政先後暇日究之為宜常使在我優游則可以語風化矣綱目之治須由賢者興之捨此得民是皆干譽者也何足齒哉何足齒或第恐人方即公百里要非大賢所處弓旌之及不俟於下車耳某索居面墻疵吝日積因風鞭督非君子誰適憐之

與劉復之三

某鄉居祿固亡可道第緣茅塞方寸大廢洗滌狂奴故態間復乘之漸逼瓜期憂畏深積決曹雖猥然亦人命所繫折獄之事孔門所難矧復事在上官制不在我自量褊淺懼將不勉其身與世推移又所不忍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飢寒迫人未免祿仕鞭其後者不無望焉福清新除非晚當上嘗與忠父反復前論其言亦未易訾然與世路斬絕頗亦難行昨蒙誨以世之安樂法門縮頭閉息坐壁角裏頭為我輩耻適與忠父相反請得言之吾曹學固將行道不可枉或出或處當道中庸使兄未上而辭人不以為不過故



去必謂不能作此等絕有薄睚陽之誚孰若臨治之  
後惠澤有加於民除決去留無駭俗聽進退之際豈  
不綽綽然哉崖異驚人未若履常而弗畔於道某方  
以盜名而取疑怒於世故深不欲兄為揭日月之行  
也中庸之德無有徧頗必去必為未能無累兄自有  
度必從容於是矣言之于此不可不使兄具聞之忠  
父渠自有書惟所裁擇夢叟取辱豈於不量事勢某  
與忠父先嘗戒以過涉勸勿輕動老婆心切至於拖  
泥帶水無憚於志公伯輩何誅邪

與劉復之四

前月間鄉僕行竊聆舊恙告痊旋膺台節以為天輔  
仁人於此可見喜極而躍何但不寐而已然猶未知  
造朝之日意必一言感悟聊試三館漫一幅紙贊慶  
當不至浮湛也得景元報竊聞進說本末及聖主顧  
遇之意隆甚不試而登館殿自此當三接矣足為善  
士增氣豈直交朋之私喜哉甚善甚善某無似之迹  
本無意於人間迫於窮寒為祿而仕曾無片善可取  
前蒙於諸公間譽之過情遂使無能<sup>所</sup>能人疲於取台  
手足俱露迄無秋毫之補去國未幾弓招又至雖知  
期望推挽之意然非愛我者也輒以鄙懷上瀕願賜



終始其乖戾之性凡所諳悉前舉無術頭臚既已可見受爵不讓迄今歎然人不加賢才不加進又復不知進退冒於寵利所不敢也已述此意懇告廟堂更望告善為辭之期於得請乃已幸毋縷縷懼稽王命將重得罪非所以安全之也自庶耻之道喪時君世主喜以爵祿驕天下士此則士夫輕進之罪果其材自可致君集事固當不校小禮某不肖無益於時亦欲因辭見志求退以事君爾如以一身之退使九重無輕士之心其進多矣由哀之言萬望台察比景元書論王江陰之罷非是某得之田里王治為淅西最其

言民兵之不可教要是書生所見至論其害亦未遽非大抵興作大事非使曉利害者雜陳於前良法蓋未易立矧前歲班行之法大不易行尚當商量何至遽逐良吏况牧民者敢與朝廷抗論是否必非陸陸之士不付此等以事而使媿嬰脂韋之徒未見其可人以爭事罷斥誰是敢爭事乎因諸公及之為望某素來不喜強與人事太原亦不識之知兄可以禪補廟堂故放言耳令兄知府鄉邦必已交政恨不得親被其澤郡得賢將門戶之芘多矣壽堂大令人板輿當適州里前一賢子官守已有及民之惠長復為之



父母尊年之樂無加此者台眷云

答何商霖傳書一

某聞君子之風為日久矣聲迹之相聞又兩年來矣  
小兒獲摠衣於講席之下於今行復更歲政緣疎怠  
阻造下風雖未能日接音容得餘論於文字之間開  
發厚矣比辱臨訪言及忠父郁廊之論某忠父友也  
實相忘於道術之際有所論辯各不敢為隱遁之說  
以相妄故雖言有當否然各自其所見切意加知本  
末同異有以訂其是非故敢不蔽愚故之蹤用以求  
教非欲自售於下執事必我察也六經載道之器遠矣

矣大矣某既妄有論著且以薦于洪儒大學之前明  
眼難憊多見其不自量也退即所安知其手足俱露  
方此內媿以為將必大得罪於門墻孔翰之來則知  
與其進也甚甚幸示諭六經之說於左右未能無  
疑讀書欲有所疑此伊洛先生語也吾人於學未能  
了了於不疑之際夫不疑者蓋無所自見不然則蛙  
之在井聖言天遠寧俄而可料哉惟善學者未能無  
疑疑者問辯之所由生也諄諄之云何造道之深也  
至謂疑理之蠹則某請得一言疑固多端左右之疑  
誰佐之感能決焉則定矣某學未足以及此然於眾



固將有所決也理道必疑而決則疑未為蠹也眾咻  
誰佐之惑能決焉則定矣某學未足以及此然於眾  
多之說不敢必以為是此亦得之先生長者之論餘  
皆不知而妄作耳謂畢其說非所敢當信能有以規  
之則亦非所隱也清論之及故敢復之見交之文仰  
荷垂示非徒屬辭命意非媿前作論交之際益足以  
知君子之不苟也知感知幸某竊有所見不敢不薦  
其說此賦之質美矣近世才人寔未之見吾曹蓋相  
期於古人不到之地夫何今之足云講道之餘加遊  
息焉於楚騷漢賦之作則筆端之力久之當益有所

到此不可以言盡也古人雖曰作文害道然猶未通  
於一弛一張之說有如畫舍他事而專心文墨則非  
我所敢知也草草修報幸恕疏略不宣

荅何商霖書二

前書裁荅方懼不贖游承教畢蒙有以警為之其意  
良厚有以知君子成人之際且足以見涵泳於六經  
之說不以先儒之故而置聖人之學知感且羨書辭  
宜荅請以所聞於古者復之詩古學經其文古之樂  
章也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三百五篇  
非主於聲而已太史以國風繫先王之舊俗二雅識



其政事頌播郊廟是皆職在太師蓋道人之官采之天下施之當時之用者先王之盛教化之美頌聲翕繹藹然成章不得於言固有不能宣之於口被之聲律以供燕享有若南陔華黍之詩者雖有其義不强為之辭儀禮所謂笙詩先儒以為亡詩者也王者功成之樂庶人無所得議純一之化加乎四海比屋皆有可封之俗四方安有殊風之事召伯韓侯之盛一皆見之周詩甘棠諸篇南雅所存是也四詩之正惡有所謂變哉觀於詩序之文正變為可言矣詩序於先王之詩皆言朝廷之所施用其所稱叙不過一詩

之指幽厲之雅邶鄘之風視前序為何如正變斷可知矣幽風之作亦以當時之變幽嘗變而終不克變成王周公之美也變風見錄起於政俗之異國自為次固其理也邶鄘之不合於衛自其邦人之不予詩章自為篇褻初非前有其叙聖人刪詩而為之次第則因變之後先國風起周召邶鄘而迄于幽見治亂有可易之理以為序有因改詩為不可厚誣反魯所正之詩止於雅頌而已來教謂詩之作起於教化之衰所引康王晏朝將以為据魯詩所道可盡信哉求詩名於禮經非後世之作也又安知關雎作刺之說



非賦其詩者予降王而不予衛是非聖人為之邶鄘  
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政不加於天下則王不可  
謂雅所云繫於所謂之國與春秋之王城確實而言  
惟其理也然諸侯之兼并非獨邶鄘為然聖人不以  
滅國繫諸侯之風非為因地而已夫詩家之音律猶  
易家之象數聖人於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文  
未可以一偏取孔子固嘗絃歌合樂而亦不為無取  
於辭角弓唐棣之去留義之可得而通者詩書之序  
非聖人莫能為之然其源流豈無所自易繫不皆興  
於孔氏則詩書可以類知如孔子自己為之必有不

能為之者矣走於反古詩說雖不主於先儒於其所  
長不敢廢也古人尚或采之蕩蕩之說况聖人之徒  
歟務相乖違非反古之道矣不能自明六經之學誠  
世儒之深病鑿空以攻先儒之論不亦後世之罪人  
哉觀於會通則古道之去人不遠矣某學不足以知  
方樂求古人之意聊以自誑非緣垂世而立言執事  
不以其愚賜之提誨此道之不作久矣何意聞此正  
音臨文者不敢借辭益重不敏幸為隱惡本不足以  
示人既沐誨言不敢不既其說尚惟時復教告以遠  
翹跂之私



非賦其詩者乎降王而不予衛是非聖人為之邾鄆  
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政不加於天下則王不可  
謂雅所云繫於所謂之國與春秋之王城確實而言  
惟其理也然諸侯之兼并非獨邾鄆為然聖人不以  
滅國繫諸侯之風非為因地而已夫詩家之音律猶  
易家之象數聖人於易稱君子之道四則詩之聲文  
未可以一偏取孔子固嘗絃歌合樂而亦不為無取  
於辭角弓唐棣之去留義之可得而通者詩書之序  
非聖人莫能為之然其源流豈無所自易繫不皆興  
於孔氏則詩書可以類知如孔子自己為之必有不

能為之者矣走於反古詩說雖不主於先儒於其所  
長不敢廢也古人尚或采之葛藟之說况聖人之徒  
歟務相乖違非反古之道矣不能自明六經之學誠  
世儒之深病鑿空以攻先儒之論不亦後世之罪人  
哉觀於會通則古道之去人不遠矣某學不足以知  
古樂求古人之意聊以自誑非緣垂世而立言執事  
不以其愚賜之提誨此道之不作久矣何意聞此正  
音臨文者不敢借辭益重不敏幸為隱惡本不足以  
示人既沐誨言不敢不既其說尚惟時復教告以遠  
翹跂之私



答何商霖書三

披讀枉教申理前說辨而不寘真古人之事也欽歎  
三復敢不敬應詩學有二曰聲曰辭聲辭合而成章  
乃古之道然爾人之情性古猶今也情有哀樂聲文  
稱焉聽其語可以合其聲聞其意可以知其意二者  
不可以毫釐判於人有不省乎孔子學於操而得文  
王識鴟鴞之知道聲辭交見庸有二是故舍樂論文  
與釋文而言學皆非詩學之正近世填詞之作始別  
異於聲文唐固不然況乎三王之代季子論樂夫其  
殊於聖其以小足為周之衰亦漢儒所云譏小己之

之得失有為耳而發其可遂泥其言乎文中子不與季  
子之知樂近於眉睫之論然其旨各有在不可合也  
在鄉飲酒燕禮射禮已有二南諸篇雖為不心畫出  
文王之時要為周公制禮作樂所用以為思先王而  
歌其事則幽王之詩有之詳而味焉與南雅之古詩  
或居然異矣仲尼歸王頌雅豈徒然哉序之云云不  
待言也學經而他求於傳不若專意於經傳皆不同  
則經之學文不幾於惑矣序據左氏謂棠棣為召公  
作毛傳以為周公二者莫知適從則序燕兄弟之文  
非其所論擬也古學在求其正不當論出之後先如



惟前出之從則書之古文不若漢世今文者矣妄意  
無子非執事誰能裁之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四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五

書

答葉適書

某聞之務博學者必自約樂教之者必自修執事通  
百氏諸子之書可以為博矣為人師而學不厭又知  
所謂約矣聽於塗說不以某之不肖惠然肯顧投以  
尺書望我以急難扣我以學問以諸葛武鄉之英特  
謂我聞風而慕之以王梅谿鄭著作一鄉之善士許  
以鴈行而肩隨某雖至愚自知甚悉未能為已何以  
為人未克自明于何明物若武鄉則吾豈敢王梅谿



之方正鄭著作之冲養是皆吾黨之望願學焉而未  
能者其可又何可擬邪讀誦覲顏不知何自而得此  
也范文正公鎮陝右孫泰山張橫渠初以遊客干之  
公能資以讀書告之名教之樂二先生賴以有立卒  
為天下大儒范公得位時任大非吾事也名教之樂  
願執與執事同之執事秀發妙齡多聞多識通於古民  
於文行不自賢不耻下問一日千里吾知方發軔焉  
及於八陳邦將無着鞭之太蚤而某庸敢當也約文  
以禮顏氏所以立於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  
從事於此若夫夏時商輅周冕韶樂四代損益孔子

非亞聖弗之告先王寓兵立之井建之邦國舞之行  
綴教民後戰不以軍容入國有本有末躡等之學難  
矣乎言志而賢舞雩問陳而稱俎豆為學自有次第  
仲尼豈欺我哉故欲執事先之軍旋為邦願執事之  
姑舍是也抑某又嘗聞之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士患敬恭之不立  
夫不容奚病焉修道教人執事其從容於是矣執事  
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給不抵人而抵我其所望  
於我者甚厚且深其方空腹而遊獨行踽踽不足相  
為軒輕以孤之來之意甚恐姑誦所聞於博約之說



之方正鄭著作之冲養是皆吾黨之望願學焉而未  
能者其可又何可擬邪讀誦覲顏不知何自而得此  
也范文正公鎮陝右孫泰山張橫渠初以遊客干之  
公能資以讀書告之名教之樂二先生賴以有立卒  
為天下大儒范公得位時任大非吾事也名教之樂  
願執執事同之執事秀發妙齡多聞多識通於古民  
於文行不自賢不耻下問一日千里吾知方發軔焉  
及於八陳邦將無着鞭之太蚤而某庸敢當也約文  
以禮顏氏所以立於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  
從事於此若夫夏時商輅周冕韶樂四代損益孔子

非亞聖弗之告先王寓兵立之井建之邦國舞之行  
綴教民後戰不以軍容入國有本有末躡等之學難  
矣乎言志而賢舞雩問陳而稱俎豆為學自有次第  
仲尼豈欺我哉故欲執事先之軍旋為邦願執事之  
姑舍是也抑某又嘗聞之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士患敬恭之不立  
夫不容奚病焉修道教人執事其從容於是矣執事  
有親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給不抵人而抵我其所望  
於我者甚厚且深其方空腹而遊獨行踽踽不足相  
為軒輊以孤之來之意甚恐姑誦所聞於博約之說



者復之將命執事之不我弃庶幾能諒之手

答象先姪書

某啟八吾姪上舍攜別浸久方切懸思僕歸收書審知即日首夏鄉炎啟處佳勝仍聞肄業湖上挹山泉之清秀以資涵養供筆力之助甚善尚須力自勉勵毋以時學而小之得失付之於天務為深醇盛大以求經學之正講明時務本末利害必周知之無為空言無戾於行則前輩之事何遠之有學無今古適睹時學益人之大耳位中上下皆安某以交代尚欲補填一月夏中可以即路交事不出六月上中旬間房

下粗如它亡足道王樞書未欲作方以州縣竊祿自喜姓名詎可關諸政路悠悠之儀自非衆人所謂人情服習苟且宜吠所怪然道路籍籍頗云有兵意良工之不示人以撲莫無是否羸病未藥而求益責手拚聞其他日之論當不是是疏也作事若管夷吾可矣其不切致主以求欲速之功令人多恨况僥倖成事必無是理論者謂晉肥水之役以天幸議謝文靖公父子每思軍中欲害萬石不忍於一處士所以用衆非一日之積矣方其命將內拔諸不經事少年以韓康伯與玄之疎固已許之繫賊却詵怨也知其必



辭玄問計而安不應荆援至而安不方賭墅於王  
師之出視捷書如無事有孚盈缶寧徼天之幸邪身  
危死外功弃不卒其弊安出亦若夷吾而已張魏公  
劉開府望實俱喪龜鑑不遠要此一著不容再錯前  
日尚可如今大事去矣詳思朝中人物未見其輩觀  
某靜處每高當局未能忘情於物故不能不睠睠於  
若人因報及之火之為望開館相延故善然公府不  
亦作客千萬審處無勞輕動景望失得有命所謂舉  
而不能先者之命歟

答徐元德書

某不肖之跡見疑於世久矣茲蒙三兄眷顧特達然  
若有不相毫者敢盡底蘊冀一知之某不天蚤失義  
方之教仕緣世蔭以情不為科舉之習居官無有治  
蹟可以求知上官心非不欲為眾所為顧不能耳士  
夫過聽或意其上古人之學不知我者遂有眾多之  
論二者於我雖異其不相知一也前某伏蒙軒車見  
過不以愚鄙見絀游辱名刺則以學生自居昔者徂  
徠先生與泰山先生德比名齊舉相似也徂徠自謂  
不及拜泰山而師之天下方師有師後世不以為過  
以二先生道誼之重天下信之不疑回既倒之狂瀾



故不難也執事之舉將無欲效之于師道不明此風  
之不作也久矣某小醜其何德以堪之在執事自處  
則賢為人謀者不幾乎厝諸鑪炭之上矣某雖不學  
其自知甚明非其有而取之何遠於盜此所以逡循  
退辟不敢當大禮之盛也茲蒙鐫諭諄復敢固以辭  
且執事之下交夫豈徒然者也某所期於大君子者  
端不在事不我瑕弃固所願也尚幾以道為度毋以  
過禮見加姑為朋友相從亦足以講道為學無駭俗  
目使某不墮於好為人師之誚愛人以德之意想執  
事樂為之用布腹心切希財量

抵楊敬仲簡

某景嚮有年矣姪子每自庠序歸省輒能具道問學  
之妙行誼之美及所以提誨之甚寵顧以未嘗識面  
為恨鄉來幸會獲合併於武林雖承教恣恣弗及詳  
款養養之至然一面而悔吝釋接奉而羣疑亡所得  
固已多矣幸甚幸甚分決之後竊審擢榮上第雖為  
宏材本分內事然而蘊畜之富可以次第見諸施為  
未能絕意於時尤為善類喜也占賀方阻乃蒙尺書  
下問情親意厚愧荷兼之寵論不可曉知之言足驗  
天有顯道義命之重非仁賢惡所望之雨晦雞鳴乃



今見其人矣世道漸迫不尚勉旃某辱譽過情非所當有不知何以取此令人愧汗因論之及請得一言減學以來言行判為兩途舊矣其矯情之過者語道乃不及事論以天何言哉之意其為不知等爾某雖不敏於此竊有所好而清談脫俗之論誠未能無惡焉前此對人未嘗言之間因當路縱談不免加之鍼砭非得已也反求未為無累慙顏厚於重甲良工之不示人以樸吾罪大矣察人倫而明庶物幾吾曹共勉之爾不貳於物非所感敬知僑居荒僻新除尚未知何地何日之官有家姪便可寄聲時蒙發藥是幸

抵沈叔晦暎

某僑止他州未辨旋返陸陸亡可言者竊知調尉上虞良便仙里戍期不大遠否人情咸以久次為苦而兄承有投間講學之喜漆雕子若之善而今為兄有之騁騏驥以御長途知其莫之禦也甚甚善善某學問未之有見仕本為祿而諸公過相拂拭出應事物之變觸目疏謬咎皆自取士夫望之又過何可當也加意之悔誨非甚憐愛我者儔肯及此已事不足復為兄語所為誠畔中道然而拯溺救焚之計有不暇顧拖泥爛額之患者傷廉一事寧無多餒於中忍而不



辭無怪乎人士之紛紛也強顏處此負負何言蒙警策之其敢不勉他有可以鞭其後者非左右烏取哉勿鄙夷之萬萬加賜為祝承諭學不躡等之說某與家姪曾何足與知之察兄所安端不愧斯言也既蒙鐫誨敢索言之以某所聞於不躡等者自明明德以至於知所止齊家治國而天下平其序端如貫珠不可易也唐氏時雍<sub>雜</sub>之化盖由此作焉古人以為洒掃應對進退之於聖人道無本末之辨中庸曲能有誠之論豈外是邪學者眩於誠明明誠之文遂有殊途之見且誠之者人之道安有不由此而能至於天之

道哉今之異端言道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味於一貫不行之歎聖人既知之矣可與學者未可適道所以曠百世而莫之明也信言果行夫子謂之小人之事以為禮儀威儀待人而行不虛行存乎德行不知何者為等又將何者為躡邪必以小學大學為之等差則吾屬異於成童而下孟氏之欲自得之也果何物乎某於此不敢自謂知之然願學焉者也所識如此未嘗敢以告人明難瞞一倍擊之幸也翰寫以復來教將無甚類銜鬻之為乎一眇丙之母重吾過

與柴察院 瑾



某竊謂天子明聖誠不世出之主然有治道未洽非  
有他故羣臣鉞鉞默太甚患事不上聞耳比某與趙俊  
臣來言邊鄙數事二人相為先後其間雖有甚難合  
者數日之後靡不聽從由是言之臣下負烏多矣昨  
者濡須相語台座不過請郡某未知所處今某補郡  
矣察院乃居言責之地回瀾浴日其復何辭惟今天  
下疵瘕未易毛舉要先正本然寔良難察院謹重沉  
潛不勞多祝尚口乃窮之戒某嘗與聞之雖然苦無  
功每緣不密人之不密凡以徇名苟以天下為心行  
無迹出口入耳感合以誠金石可穿况兹血氣之類

事有成效何患世不我知惟無要譽之嫌乃可入也  
仲尼相魯未嘗以樸示人雖僭禮如大雩嘗嘗時猶不  
暇去旨意可見謂當師之察院方為士類根抵萬幸  
闕念某陸陸比郡曾無尺寸之補雖戴星出入日來  
漸覺省事然苦府廩空匱未知所以處之非惟望督  
其愚亦有幸雲天之庇矣郡學胡安定經始國家人  
物權輿之地於今只齋館在風化之隕甚矣念之如  
負芒刺更祈有以誨之

與潘文叔友文

某獲從端叔昆季游願見之日甚久驅馳擾擾恨未



承望茲蒙華翰之貺辱臨之以師弟子禮空侗自視何敢當盛意邪繼今如不鄙夷略之是望示諭為學之道某何足以知之過聽之求仰見好問不耻然而索金貧子終何以副所欲乎抑某聞之君子雖極高明道實中庸虛受謙持之無有偏頗好惡自無不得其正之患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天理昭昭不容與易惟居之以平蕩持之以兢業終身可以無畔其至要當有見必自得而後能安之也若以恬漠為進某恐難乎應事於紛紜耳所惡於知止謂其鑿空無之說於此不與存焉承問之塵脚及爾耳斯道要非語言

所及纖寸筆舌詎能寫方寸哉又蒙於某求師某學為不足顧將何以為獻懼塗公之耳目無以祇復將命切幾照亮

荅少卿舅氏書

某伏蒙嚴諭廟堂遲待之意下情感激何已某前在湖外辱丞相公見知於眉睫間非有先容之助一日之雅也此來既蒙拂拭收召已復三被催劄下材賤吏朝廷見待如此固知近時所無不竢舅教詔之然后識之恩眷之厚某之所以牢辭固遜不辟四三者豈以丞相為不相知故不欲就亦非輕信昨者傳聞



之過有辭難之心誠思前日亡補秋毫已冒京秩之  
寵設復容容冒進豈能有所裨益榮利之地非心所  
安人之多言亦可畏區區所以干廟堂者良欲借重  
九鼎上關聞聽庶幾閭闔之內所知某非陸陸無耻  
貪昧苟得之人萬一他時事君儻當或有所濟耳已再  
申省計在丞相度內必能諒察而俯從之信如朝廷  
顧遇亡已亦何惜曲成鄙志仕固求用某非甘匏繫  
者也蒙問敢及不足為他人道以某為行詐者至祝  
至懇

復潘秀才必勝書

某聞士俯仰以求人不若修身而約處僥求而得位  
不若守道而安貧是故甕牖蓬樞原思絃誦而不輟  
豆羹簞食顏子獨樂而有餘夫二子之賢學仲尼之  
道是事非無意於世志抗浮雲而厲世矯俗者惟所存  
者大固將以有為耳執事鄉兄奮布衣之下懷濟時  
之策憤匈奴之未滅將折筭而鞭之歷聘王公以求  
得意其志略亦大矣抑某嘗聞之曰四郊多壘卿大  
夫之辱也居斯時履斯位任斯責者固當開幕府以  
士下闢東閣以禮賁汲汲營營惟恐失天下之士而  
無與成慮定功亦何敢傲當世之賢者士無官守無



言責政當以道自處待時而動必在上者不若魏侯  
之於干木昭烈之於孔明降其禮聽其言亦不屑就  
之矣我國家取士之法不許以它求致國有詳鄉有  
貢苟以叙進青紫可如芥而拾是雖未足以擬原思  
顏子之事然比之僥求而俯仰者為有間矣執事鄉  
兄夫豈無意於此四年僕僕夫何為哉願一思鄉巷  
之言自反之也國之鴻儒有若泰山先生橫渠先生  
者弱冠蓋嘗俱以策略歷干邊帥為執事之事矣得  
范文正韓魏王一語退而學道遂為當世宗師在聖  
人之門將不愧於二子鄉使往而不返果得一官齒

於轅門廁於赤籍二人理沒久矣將何以名於世而  
況未可必邪某雖託在里閭方遠官以糊口瓜期云  
及歸計茫如顧且自悔自憐懼無以當盛意雖不敢  
自同先正猶思所以仰報鏗金之語大言無當執事  
鄉兄其諒之乎

復程秀才書 時行

某聞之君子以道義為重爵祿為輕王公大人立乎  
人之本朝一頓呻一呼吸足為天下利病繫生民之  
休戚而韋布之士窮居約處樂先王之道不求聞達  
於諸侯其相望為甚殊而其寔無異道苟在位者不



能以身任道則為仕者誼亦不屑求知於人何哉道  
義之在亡而已窮達何有於我果能此道也則簞瓢  
陋巷青瑣玉堂易地皆然夫何貴賤之有是則舜之  
飯糗茹草與夫居堯之位又何加焉某不才為貧而  
仕每以治無善狀不敢妄求知己間者當路有過聽  
者與某音容之不接聲聞之不通不以某之不肖而  
為之剡章且附置以達時俗之禮通為啟謝某不工  
偶儷強為數語而致其意焉語前所謂道儀之交修  
者以周公之賢惟恐失天下之士而伊尹之任何以  
為王者之師妄意士之所以自任者當然不然亦不

足以為士矣執事之於某初非牖間羊面之就又無  
研席論交之雅邂逅一遇貽我以書某讀其文望其  
容竊自知其幸也盛意於我良厚故敢因前書之語  
而請復之執事謂位卑則道不存焉又謂貴賤分殊  
而尊卑勢異此言之發似未之盡雖然亦前相望甚  
殊之異特未言道義之在亡而已在詩有必酬之誼  
故某即之以相規橫渠之詩不云乎出異國同禹與  
顏未分黃閣與青山明道亦云統軍百萬曲肱飲水  
在其中矣此古人道義所在之驗願執事持之以自  
廣施之他日無負於今若夫某之作斐然之大胥失



道真何足為執事道若仁與賢則某豈敢惟執事財  
察是幸

復張人傑學諭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  
天之卦見之三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  
虫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王之治君子小人之事工  
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數可  
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  
求斯得之矣六經之義於易備焉以通為足以盡之  
則太極之髓未嘗動以為定足以周之則足<sup>作</sup>易之道

變為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地擬諸變化可由而  
不可測者某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醫行  
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  
某為不肖惠然辱枉臨之詒我以書縱言而及於易  
也惟學有倫有要執事其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  
也曰當仁明而通變捨是則為姑息而苛察矣易曰  
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一堪之  
高山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誼故某  
謹布其腹心今夫煦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  
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則何二弊之能



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  
易之變通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方猶執一也苟知  
變而不知止則必若晉人之為通大傳有之無思也  
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變通之道盡  
此贊矣某區東狂妄人耳烏知易道因執事之有是  
言也故散及之至於易之為書聖人晚學以無過以  
為仁明而通於易也寔非下走之所敢當書不盡言  
財察是幸

復齋秀才書

子路有言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其義則不俟乎

其外者矣仕而道不行者近世以為深患非有他也  
不能盡己之道固無以盡物也苟盡己以行道則規  
自外至者有常態而吾所以應之者有常法無俟乎  
其外而天下之理無不得矣盡己之道夫豈他術哉  
亦在乎熟之而不學墻面蓋未之習也時習焉則吾  
固有之者卓焉而立乎內煥焉而章乎外紛紜萬變  
觸睫過耳而吾不為亂則其於從政也何有此某朝  
夕之所願學而未能得者昏昏焉而以施諸事顧不  
悖哉伏惟祕省執事好學而知其要將士而通其理  
惠然我顧而無私曲之問投以長牋而為治民之說



凡某素所願聞而不可得者稔聞而熟見之如繫蒙  
昧如發豐蔀其為賜也豈兼金之况哉以觀其學之  
所到知不如斯而已信能進乎此道則於異時之政  
將見其有及物之惠矣雖然仕而學者恒有單聞之  
患學而仕者其於人情必得勢使然也某不幸而窶  
仕而未能有學視執事者學而未仕其餘盡己之道  
猶霄壤之為間也尚惟不已斯道充其所學日新達  
德而知我之為戒待時而動不亦偉乎某不敏切慕  
古人相成之誼惟執事財察而加勵焉幸甚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五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六

劄狀

上諸司論金牛置尉劄子

勘契本縣金牛馬跡靈溪賢庾符石五鄉在本縣南  
隔絕大冶縣界一百三十餘里阻水帶湖東北抵永  
興大冶縣界西南江夏咸寧縣界直南接連洪州分  
寧等縣幅員凡數百里居數路之衝商旅往來最為  
徑便近歲以人烟稍盛而無官府遂至盜賊充斥不  
住作過巡尉聲迹相遠無緣敗獲數邑界內民不安  
處某伏見金牛鎮舊有監官一員紹興初以荒涼減



罷今來本鎮人烟近四百戶市井比之本縣大段翕  
集而酒務買撲一歲止一千貫若分本縣弓手之額  
招三十名創置南尉一員兼監本鎮酒務盜賊烟火  
公事非惟可以整葺鎮市遂可殫壓南鄉盜賊利害  
甚明欲乞鈞慈詳酌建置使千里之民自此得以安  
迹如蒙施行即乞就撥都統司廢罷酒務以為廨宇  
本州本縣各為量借酒本俾隨息錢解納鎮尉請給  
令本務管認舊來所收土稅却行住罷酒息之數止  
以買撲為額除少少寨屋須當以漸經理既無分毫  
騷擾而數州界內盜賊自此遂當衰息妾是公私兩

便乞賜施行

上王守議后服劄子

上僊皇后奄弃六宮在率土之情共難堪處某輒有  
管見上論節文之末不敢露言賓次惟所財擇某竊  
覩尅擇官狀選定初十日申時發哀不知本州舊事  
如何然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泥禮文朝晡入臨  
晡而不朝不可也如以十二日晡釋服則是闕一朝  
臨今於漢氏權制不應重有加損禮失之薄寧過於  
厚若延至十三日復有四日之嫌昔明道先生嘗遇  
國喪江寧官吏欲以三日之朝免服明道曰服當三



日也茲事體大前輩謹之如此在郡府不可不察有如製服未具則雖移日可矣某舊蒙恩庇之厚于今不敢忘於大君子之門敢以姑息為愛知公禮重故散言之伏幾審處而行如鄙言有可采納則乞直以台意處分甚甚幸幸

上王守論絕戶田租劄子

某竊見四邑各將去歲水死之家田畝所收穀子不以立後葬送除官收三分之二外又拘逐人合得分數穀子官收一年既從官收自合除放苗稅目今夏料不住催理兩無所出符帖紛然計會枝掌貧者先

受其弊切緣風水之後立後之家初無留財為之數并收葬者不過悖子孫宗族之誼先以已物為之殮葬失其屍者亦為祭享薦拔而官司附除檢括費用百端莫不指准今歲田租以償其費去歲唐郎中奏請皆給全產是固聖朝美政而監司之不知體者橫議沮格至今為梗官司又為此舉其何以堪立後之家目今為之俱困咸謂樂清顏宰寔為娼始怨謗罵然訴之職司未必不由於此即使去歲災變不作言賦者亦欲取此物邪為政患無恩惠及民其可幸其災禍求倉廩之富雪遺孤以為利哉意者利未入於



公家必且聞於朝路是在仁政不能無累坊恐寄居  
見任未有為台座言者伏惟勇義安仁聞之必不能  
已也伏乞台慈特賜慈念即作訪聞行下止從分數  
官收仍命官收之田不復催其常數無人耕種之地  
官租常賦並從蠲免為惠甚大如能更賜存卹申明  
唐使之請庶使為人後者不失先人之業是在主上  
必樂聞之此議發於守臣聽許必速陰德尤大惟台  
座更審圖之趣詔有期伏願當仁勿遜捐小利以成  
國家美事此百世利也伏惟軫思幸察

臺諫劄子

某聞胤憑社木莫可灌勳蔓草難圖當鋤芽蘖恭以  
主上英明神武抗志有為漢祖唐宗未足為輩治效  
久而不著天下莫知謂何靜思其所由然微傷小人  
之蔽然上明並日月去邪不疑察梁珂之姦而遂梁  
珂察龍大淵曾覲之姦而遂龍大淵曾覲膚斷英發  
仰比天之聰明然而小人實繁難退易進驅之或去  
旋復踵來其始甚微辨之常晚近身道聽塗說有武  
臣王抃者象胥背耳以邊事進其心未易測量比嘗  
屢使軍前或不出於朝命自謂天子訪以人物無識  
知者往往趨之間見廟堂公行窺伺持反覆兩端之



說干君相謀猶之地熒惑主聽居之不疑雖未必盡如所傳不可遂謂言之者妄此聲之出不為無累於聖德萌芽不翦將恐或害於斧柯在崇寧中初遣童貫使邊不由宣勅處分青唐既啟惟亂之階視往者之所為來事當益深矣某嘗學易觀乾坤復剝禿泰之象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其實相為盛衰消一陰爻必一陽來於內惟今患之大者莫如左右小人一去一生何損於數消復之道惟須君子國家以心腹寄之二府二府未有見幾之人就能知其為姦不過氣沮而止臺諫上為天子耳目其可寘不言乎及今攻

之尚可為也它時聲焰赫烜怪以自神黨附成群交亂四國雖有拔山之力若五丁如彼何哉天下推本其所從來必將追過當言責者觸邪指佞不可以後於他人某官以道事君願賜省納圖難于易以幸社稷蒼生尸祝代庖某不敢逃踰分之責死死罪罪惟幸答之

王正言劄子

某永加嘉鄙人也生於海陬斥鹵之地素乏朋友磨礪之益直緣糊口不給藉蔭而仕不敢齒於士夫之列然於天下賢人君子未能無慕苟有幸會未嘗不請



見焉茲蒙朝廷過聽薦被旌拔閱歲有半七辭不獲  
懼涉詭異之蹟強顏此來濫叨京職之除媿極而畏  
自抵都下即聞正重望賢德且恬進取要官罕識其  
面每以得侍同朝私喜趨造往復竟未及見方謀親  
請教誨伏承天子旌識英俊不次超擢榮登諫職善  
人之慶啟沃之際人士悚服未見施設既已風動四  
方宗社寔幸蒼生寔幸某間者雖嘗修教門下伏蒙  
顧遇甚寵自事庸遠雖懷請益之願竊有援上之懼  
不敢數詣賓館頗聞台慈遠鑒亦垂與進之意內顧  
無以取此未敢冥行自獻竊勝感激私情不避僭越

輒効一得之見未見顏色幾度外期之求進門牆願  
自茲始某伏聞無為軍教授沈清臣者比緣正言進  
用敢以曲士之見狂妄有言古激云云無所不至等  
之蠅蚋在寬洪當不之責為祠祿禮則宜之九重重  
道尊賢於清臣不可無罰下之天獄所以風示天下  
是則君臣千載一會願知之者少耳以某愚見在  
上在正言者固已曲盡清臣言雖無狀要為獻納於  
時斥之遠方體自應耳付之刻木間者不能無疑建  
請寬之惟正言為當然耳清臣於某初不相識聲聞  
略不相聞其人賢愚某亦未知端的非為清臣者意



正言遇合方始不當緣已罪人之言將使後謂士不  
傳言使於今日其於門下國體所關不細况復放言  
橫議士俗之常寬之益足以見君子之兼容罪之亦  
殆無足快不識仁者之見或有取乎斯乎且犯不校  
者顏淵之事王猛殺樊世興之譖已也何足為盛世  
道哉被吾詈而吾覓其罪此裕德之盛以直報怨之  
翹翹者惟正言念之某狂瞽冒聞死死罪死罪密書  
字不謹正惟大度容之得作台意施行毋以告人大  
幸

武昌休官白郡劄子

某契勘本縣當天  
下孔道靖康之際實為兵衝鐵官  
鼓鑄之徒無非天下亡命故罹兵禍昨諸縣為最酷  
今主戶雖數百皆東西南北人之累政失於拊循將  
不堪命加之比歲力役不能自存縣賦至微不給上  
供之半吏官給俸宿旅傳食至亡一錢粒粟可以枝  
梧自某到任以來朝夕疲瘁雖心勞撫字亡補秋毫  
而鞭箠盈庭虐害滋甚仰愧俯怍無以自容伏蒙某  
官推仁卹之心曲加庇護始將一稔未嘗馳一介下  
縣追須區區之心謂可受恩終任不圖事與心戾橫  
賦踵來車船畢工遠作營舍木植離岸即科經總制



錢補解。未終又為和糴民羸如許其何以堪固知作事有端非郡府之意也然才單力弱粗嘗學問政而知慮不周顧此一方山澤竭矣又為此舉民必流亡祀國之憂或大於此乃心憤亂恍如病狂已具狀乞備申請賜骸骨如蒙終始之惠聽以周旋誓畢此生不敢忘德重念某宦情素薄自分甚明初葺寸長可以從政力云不足非敢憚煩敢控哀誠尚幾痛察

再白郡劄子

某十五日以心氣恟恍不計僭差狂率有請日虞何譴之至俯伏以俟今數日矣迄來蒙府之報命豈眷

憐素厚而難其請邪將以為詐而不聽邪某之所以朝夕狂悖而不避再三之瀆也伏念某賦才譾薄任宦固非本心姑欲一試所聞庶幾有所濟力微而廢謂之何哉誠非敢望台嚴亦非干百姓之譽一身之計端有在焉蓋某爰自之官非惟身自廢學一兒一姪皆失從師眷先人之遺書久貯箱 鬱蒸蟬鼠之患惟日憂之矧樗散之姿雅多閑放讀書之外問不及家託庇于茲遂有官守之責事亡巨細不敢不盡其誠以此勞心殆成糜潰屯營之役一起歸思乳柑政黃不能自已以周易筮過遯之旅以為此意可



以質諸天地神明故斷之不疑請辭而去亦嘗妄有所作不敢冒昧投陳而此及之巧察其非詐耳竊念某故鄉尚遠貧之為甚坐食于外飢寒且將及之如蒙蚤賜備申得遂其志啜菽飲水皆執事之賜也云

被召辭免劄子

某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竊以命召小臣禮無俟駕進退之際関乎立身與其貪冒以事君寧若省躬而辭命伏念某不學墻面才乏寸長憑籍賞延為貧而仕再辟藩府亡補秋毫調令武昌亦

欲少効萬一交政無幾即際邊興外則荆州起營信陽陸運內則供贍征戍惟日相仍百役並興無須臾暇加以盜賊多有風塵數驚以千戶之羸氓應無涯之師役雖心存撫字實惠何施而政急催料滿目瘡痍學不素講臨事乃知其累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間者調補掾曹雖為合入差遣良以治獄事省可以專志一官撥志之餘乘暇得以為學庶幾它日尚可有成朝端過聽而舉之甚非愚分之所當得切惟主上天資英銳方大有為朝廷之上英雋如林如某篤銳之資徒知樸拙自守學不足以成已故於應對進退



皆非所能必恐進見之間儀矩野無以仰承清問上  
當君相之知伏望鈞慈特賜務憫許終今任就其卒  
業之志他時有以見君某不任卷之誠俯伏候命之  
至欲乞敷奏施行

再召辭免劄子

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竊以間年  
再召殊異乎常倫顧影多慙豈加於曩日祇可循墻  
以走難從不駕之行伏念某才不踰人學非適用仕  
之籍陰祿以代耕曾微一善之可稱以得九重之過  
聽弓招下逮取諸選調之中宸座為前擢眎王官之

列顧雨露草木之恩甚溥如海岳涓塵之補則亡下

拜覲顏迄今汗背敢謂下才之朽散旋蒙命名之鼎

來得之若驚睽前增媿在進退而惟谷誠若古人之

言不往來之憚煩竊懷友朋之畏所願廟堂之俯察

許遲縣邑之終更尚冀備為以圖報稱某下情無任

皇懼戰栗俯伏俟命之至伏乞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上大理寺長貳劄子

某茲者叨冒誤恩備數簿領自十一月赴寺供職本  
廳即無人吏雖供職文狀亦是自行修寫當時惟有  
胥長二三輩至直舍參謁並不睹羣吏之面本寺之



籍深所未曉遂求教於判寺莫少卿伏蒙諭以本寺之制左斷刑右治獄自少卿丞正評事而留下有分職獨主簿不然凡文書之期會簿籍之勾攷在兩司者悉當兼掌此職不修久矣可呼問知雜吏某亦詢知本廳舊例差破人吏一名意者知雜一司職當關領尋呼知雜司者問以職則曰無事問以吏則曰關人且言寺簿不治文書但請十日一至直舍簽押簿曆某欲一見簿曆則又泛然不應竟無一事不免遂循出局某來自遠外誠不識朝廷事體切詳國朝官制以長貳綜領大綱不可事治凡目故設主簿專職

勾校寺之內監外之縣邑小大雖異所掌宜同則凡應干行遣期程及簿書銷注之屬其事無不當預稽違漏落責有所歸簿曆有當十日一簽亦有日當攷視者主簿之職況不祇此今也不得知其條目雖廢簽書可也張官置吏恐不為是虛設胥輩惟恐主簿之得舉其職也故多方壅蔽不示之籍將使不得輒有所問不與之吏將使不得輒有所為旨意甚深察此可見某無狀仕寔為貧廟堂過聽處以在京職事期待之意寧古乘田委吏之比有如本職不得效其區區媿於前人多矣仰惟主上勵精為治盡心庶獄



刑寺之職所繫至重他官祿仕可也此豈苟祿地邪  
綜覈之朝責以名實之效失職至是將何辭以對乎  
長貳勉以職事之脩交遊望以職分之內某所為不  
能稱事有奉身而退耳伏惟台慈鑒念詳思所以處  
當其宜某責重位卑不敢不告伏乞台登

請祠申省狀

准勅授前件差遣續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  
令赴都堂審察某竊伏自念鬼瑣之質術業淺陋已  
嘗賜對亡補徒冒寵榮材能不易於前人問學無加  
於往日而復容容昧進非心所安輒敢上干堂陞之

嚴妻伸終任之請仰蒙廟堂眷私敦促至於數四恐  
孤所以期過每欲進而趨趨雖卷卷之誠久之頗見  
幸察而由衷之懇彌年尚未聽從今常熟縣見任人  
趙善括去替在一兩月間某以有上項恩旨未敢專  
輒前去之任更合申取朝廷指揮坊緣某比歲以來  
得疾異甚精華日耗大懼損生所授號劇繁難必不  
勝任况又家貧累重待闕十年久客他州非祿無以  
糊口伏望僕射相公叅政鈞慈務憫特賜陶鑄祠廟  
差遣一次庶幾少安微分養痾之外得以盡意學業  
或倘異時器使之列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檢會累申劄狀特賜敷奏  
所有作降審察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謹狀

再辭召命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尋具劄  
子申僕射相公叅政府乞終常熟新任未蒙施行  
再准尚書省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稟  
者

右某伏聞人有常言小官不當辭命竊謂心之辭遜  
不在官之崇庠當辭而不辭者貪也可進而不進者  
偽也惟貪與偽何以事君其有誼或可辭禮未容進

均之失也寧偽無貪伏念某素乏技能蚤蒙薦對倘  
嘗罄竭無益聰明沓冒寵榮祗深愧覲方期下邑少  
效秋毫何賢於人乃招游及庸敢為偽請固以辭且  
某才不加長學非至到強握其智則固何堪遷就其  
言又所不敢縱蒙審察豈固前時如某之流世固不  
之進為貪也孰與雖賢使某得為天下知退之人寔  
可仰副朝廷勵俗之意此某所以不避小官之嫌輒  
冒尊嚴而進再三之瀆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  
會某前此呈劄特賜敷奏俯從所請施行

劄子



某才非適用伏蒙廟堂矍然無已再賜促台有此遭  
遇豈敢自愛然某牢辭再三非狂則詐雖愚不肖何  
忍自弃如此蓋聞大臣致君進人為重士之取信繫  
乎廉耻周公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  
鄙侯不難身追亡將移高祖慢士之習竊原二公之  
意不在一時之得失其所以感動主聽敦獎士流周  
漢之隆寔基於此故某以為上方登用賢宰不遺纖  
芥之善凡百臣下焉可妄自菲薄奔競速售以累至  
公之舉某敢爾辭遜亦欲有以仰報期待之隆已具  
狀申朝廷伏乞鈞慈鑒察併賜檢會某前此呈劄特

敷奏之蚤賜聽許庶幾小人得以安分于下異時圖  
報誓不後於他人某不任區區之誠俯伏俟命之至

又狀

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嘗再  
具劄子并狀申乞敷奏請終縣任未蒙俯賜聽從  
節次三准都省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  
聞者

右某 伏自念無一毫長誤蒙君相過聽間年再台  
某豈不欲進而復遂循退避近於不情某非敢自賢  
固非憚事亦非敢有欺世盜名之意內省不稱故趨



起而止爾即某無噍於志其何敢久違朝命寧欲以  
棲遲偃仰自為高邪伏蒙廟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  
無替每一辭遜促名已班螻蟻微誠屏不上達陶鎔  
索籥之意於某則厚矣非愚不肖拳拳懇懇所欲以  
事君上者也曲成其志非明朝廷惡所望之故某不  
避再三上千堂陞之嚴期於得請而後已也謹具狀  
申云

湖州請祠劄子一

某輒瀝誠懇仰扣鈞嚴某蒙恩授前件差遣自八月  
初四日到州交割職事訖經四月竊緣本州係是近

輔大藩前此無非重臣名德臨鎮某資歷數淺加以  
綿薄之才誤蒙超擢使令甚願勉策駑鈍其如力小  
任重鞭督不前無以填服同僚不能比覆民吏帑廩  
空竭曾無術以拯之設若尸祿強顏積久必致曠敗  
上負主上臨遣訓飭下貽郡人之患捫心知媿夙夜  
靡皇不免控告廟堂乞賜陶鑄宮觀若遠小州軍差  
遣一次庶安愚分免致坐占窠闕有妨郡政欲望鈞  
慈特賜敷奏施行

二

伏念某自去歲十一月間以本州畿甸名郡非某愚



賤所以安處加之財賦窘乏曾無術以拯之累嘗具  
申丐陶鑄一祠祿度安愚分免致久占窠闕迨令數  
月不蒙卑聽已窮五枚指汔無寸補錢粟益以窮匱百  
為彌更費力日雖痛自鞭策食息弗暇心力單耗宿  
疾又作升斗失血略無痊瘥若不瀝誠申訴大則一  
郡不理在已亦須委頓公私兩有未便厲加重心欲  
乞鈞慈俯鑒其衷檢會前狀即賜化筆差注祠廟差  
遣一次得以就閑養治勉強進學報在他日無有面  
墻之累凌犯崇威某無任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六



程